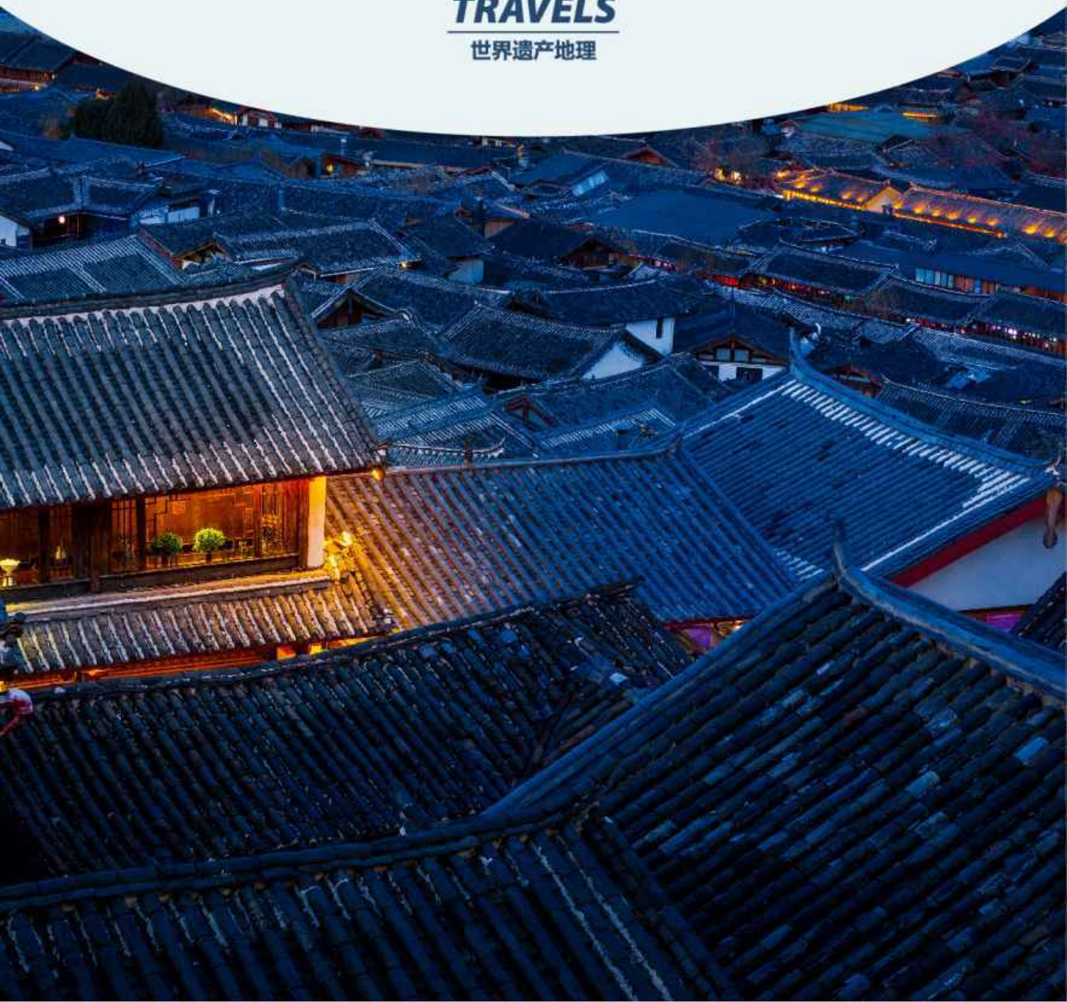
WORLD HERIITAGE GEOGRAPHY

是民宿 也是浪游之家

口袋旅行笔记

TRAVELS

世界遗产地理



VISIT...

LANZAROTE Caliente.com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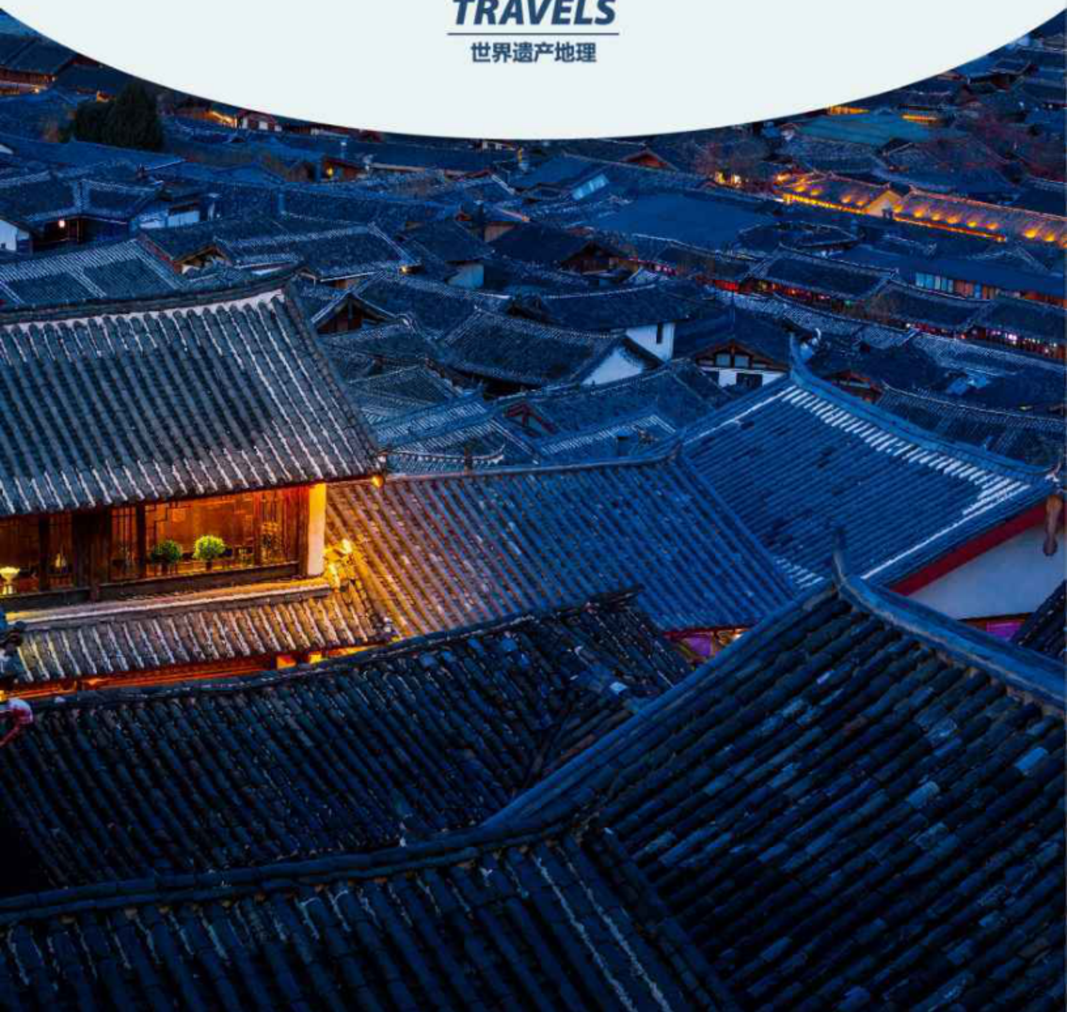
WORLD HERIITAGE GEOGRAPHY

是民宿 也是浪游之家

口袋旅行笔记

TRAVELS

世界遗产地理



目录

设计民宿重新发现乡村

人，诗意地栖居在大地上

民宿小史

因为梦想，我们在这里打造生活

己已巳：民宿是一个融合在地的平台

建筑师张雷的乡村试验

拓石岭，发现隐秘之美

民宿、乡村建设与田埂的高度

设计师与建筑师的浪游之家

我想睡在什么样的床上？

版权信息

口袋旅行笔记：是民宿，也是浪游之家

《世界遗产地理》授权浙江出版集团数字传媒有限公司荣誉出品

© 世界遗产地理杂志社2017© 中华文化促进会联合江苏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2017

本书版权为江苏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所有。江苏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已授权浙江出版集团数字传媒有限公司在亚马逊平台出版发行。非经书面授权，不得在任何地区以任何方式反编译、翻印、仿制或节录本书文字或图表。

DNA-BN：ECFP-N00009982-20170419

最后修订：2017年06月23日

出版：浙江出版集团数字传媒有限公司

浙江杭州体育场路347号

互联网出版许可证：新出网证（浙）字10号

电子邮箱：cb@bookdna.cn

网　址：www.bookdna.cn

浙江出版集团数字传媒有限公司为作者提供电子书出版服务。

本书电子版如有错讹，祈识者指正，以便新版修订。

©Zhejiang Publishing United Group Digital Media CO.,LTD,2015

No.347 Tiyuchang Road, Hangzhou 310006 P.R.C.

cb@bookdna.cn

www.bookdna.cn

设计民宿重新发现乡村

近几年，国内雨后春笋般冒出很多精品民宿，它们的最大魅力在于主人把自然和人文完美地融合在一起，诠释个性、自由、灵活的生活态度。在众多民宿主人中，有一支不可忽视的力量——设计师。他们来到乡村，将充满生命力与创造力的成果展现在山巅水湄之间。本期，不妨跟着我们的脚步，去浙江、江苏、安徽、大理、台湾，寻找设计师带来的改变，一探民宿给乡村带来的新风景。



● 建筑师张雷设计的云夕戴家山，这是知名设计师参与民宿的经典案例。

人，诗意地栖居在大地上

民宿是指利用自用住宅空闲房间，结合当地人文、自然景观、生态环境及农林渔牧生产，为旅人提供乡野生活的住宿之所。今天，好的民宿，并不只是一栋嵌入美景的建筑，而是一分情怀——因为如今的我们在快节奏的生活中，太需要一个休憩的驿站，带给自己一段跳离生活常态的经历。

撰文/刘荣（本刊记者）



• 云南丽江，客栈灯光在夜幕中分外显眼。供图/CFP

短短数年，民宿在中国已成星火燎原之势。2015年11月举行的“第一届全国民宿大会”上，得出一个统计数据：我国民宿总量为4.2万家，其中，以云南、浙江、北京最多。

今天，当我们关注并谈论民宿，不得不提到上个世纪，哲学家海德格尔曾有一句名言：“人，诗意地栖居在大地上。”他将19世纪浪漫派诗人荷尔德林的诗文做了一次更浪漫的哲学阐发。从此，“诗意地栖居”成为人类的终极理想之一。

“诗意地栖居”，呼吁回归自然和人性，回归生活的本质。对抗的是工业革命之后科技对人的异化。工业文明用水泥森林造成了人与自然脱离，并让碎片化的生活变得如同流水线上的产品般千篇一律。在推动城市化和工业化空前发展的同时，两次工业革命带来了人口拥挤、生态环

境恶化等一系列后果。而两次基于工业革命后遗症——争夺资源和土地而爆发的世界大战，则进一步使之恶化。

最先意识到这一点的欧洲，于1960年代始，出现了回归乡村的“逆城市化”浪潮，并随之催生了休闲农业和乡村旅游的萌芽。很快，在英国有了最早的“民宿”。这种让城市旅游者享受自然田园、体验农庄生活的业态，提供床铺和早餐的家庭旅馆服务，成为实现“诗意地栖居”的一种方式。

人，诗意，栖居，大地，传神地勾勒出了民宿的特点：人的生活体验，设计感与本地文化，回归自然和乡村。

自1960年代的欧美，转到1970、1980年代的日本和中国台湾地区，最终席卷21世纪中国的民宿，依托于休闲农业、乡村旅游和之后兴起的带薪休假制度。既可以扩大就业，增加收入，也是城乡一体化的加速剂。

在中国，休闲农业在产业升级的基础上，经过短短20年的发展，为民宿业准备了丰厚的市场土壤。据农业部公布的一组数据显示，截至2014年底，全国休闲农业的年接待人数达到10亿人次，经营收入3000亿元，3000万农民受益。

另一方面，作为一个拥有5000多年农业文明史的东方大国，中国自古崇尚“归田园居”、“天人合一”的传统文化思想，至今仍视“三农”为国家的根本问题。因此，民宿这种业态，并不仅是一种“依样画瓢”的移植，更像是一次“归去来兮”的重生。

“诗意地栖居”不会一蹴而就。当下的中国民宿，亦不可避免地会遭遇试错和争议。从定义和理念，到设计和改造，再到管理和营销，大都在一种“野生野长”的状态中。故每一步都可收获惊喜，每一步也须加倍小心。

依葫画瓢？

开宗明义，何为民宿，目前国内说法不一。

广义上的民宿，除了规模经营的酒店以外，可以是任何给旅客提供住宿的地方，例如民宅、农庄、农舍、牧场甚至城堡，等等。这在欧美与日本等国已经成为共识。

按照民宿所处的位置，还可以分为城市民宿和乡村民宿。以中国为例，北京的四合院，苏州的园林，可以用作城市民宿；徽州乡间的古宅，山西丁村的院落，可以用作乡村民宿。



● 浙江桐庐，民宿“云夕”景松堂的内部建筑构造。摄影/姚力

而狭义上的民宿，则特指“利用自用住宅空闲房间，结合当地人文、自然景观、生态、环境资源及农林渔牧生产活动，以家庭副业方式经营，提供旅客乡野生活之住宿处所。”这一定义，在台湾地区得以定型，并流传开来。

在中国，按民宿的来源，可分为偏重住宿的家庭旅馆和偏重餐饮的农家乐。前者最早的形式，可能要上溯到始于尧，盛于春秋时期的“逆旅”，即民间的家庭旅社，到了现代，则变成在假日旅游热提供闲置房屋的普通人家。台湾民宿就是一个典型。后者则与1990年代兴起的乡村旅游息息相关，“休闲之都”成都最早出现了“农家乐”，主要以提供餐饮为主，后来扩散至全国。

民宿虽是舶来品，却不完全是依样画瓢的产物，它率先在台湾地区进行了本地化。1980年代，宝岛台湾经济起飞，假日旅游兴起。垦丁公园经常一屋难求。于是，很多家中有空屋的普通居民，在家门外挂起了招牌——“民宿”。还有人直接到饭店门口、车站等地揽客。2001年底，台湾出台了《民宿管理办法》，对民宿业进行规范化，使得民宿在城市和乡村大面积铺开。由过去单一学习欧美民宿和日本民宿的“乡野”和“家庭”特点，进一步趋向丰富多元。台湾民宿转型成为打“设计”牌和“文化差异”牌的品牌经济。

21世纪初，民宿概念与现代休闲产业和带薪休假制度等新生事物，一道进入大陆。在度假氛围较为浓厚的拉萨、凤凰、丽江和桂林等地出现。在“乱花渐欲迷人眼”的近10年来，民宿在中国，不断地改头换面，以客栈、青旅和乡村酒店等形式出现。

尽管这些民宿呈现的种类、地区和风格不尽相同，但随着旅游类型和群体的不断细分，消费者对民宿硬件设施和软件服务的需求，共同指向了个性化、多样化和体验式。

而在民宿业界，也渐渐达成一些相对的共识：丰厚的自然与人文资源中可以诞生特色民宿，地域特色与文化是其根基，民宿生活即日常生活，体验是其关键，游客希望体验本地传统文化和生活方式，建立新的人际和社会关系，等等。

立足于海德格尔的那句名言——“人，诗意地栖居在大地上”，以“栖居”为主要功能的中国民宿，存在着各种探索形式。有原样照搬的，也有加以改造的，而其中较为成功者，往往抓住了三个特点：大地：乡村和自然；人：体验和本地文化；诗意：创意和规范。

原乡地气

原乡与大地，是农业中国的来处，也是骨子里化不开的情结。张志杰和他的乡建联盟一直这样认为。

张志杰是北京乡建联盟的发起人，在同名微信群中，400多位与乡村建设规划和民宿改造相关的设计师、建筑师、投资方和专业人士，时常分享来自各地的乡建和民宿改造的经验。

一座在北京平谷区闲置了20多年的老院子，意外地促成了北京乡建联盟的第一个合作项目……对于这件事，他一直津津乐道。

现实中，张志杰隶属于北京市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他的日常工作，就是配合北京市规划委做乡村规划的相关研究，从北京市3900个村庄中，提炼出对制定政策和相关规范有用的内容。所以，相比一般从业者，他对何为乡村民宿的理解更加深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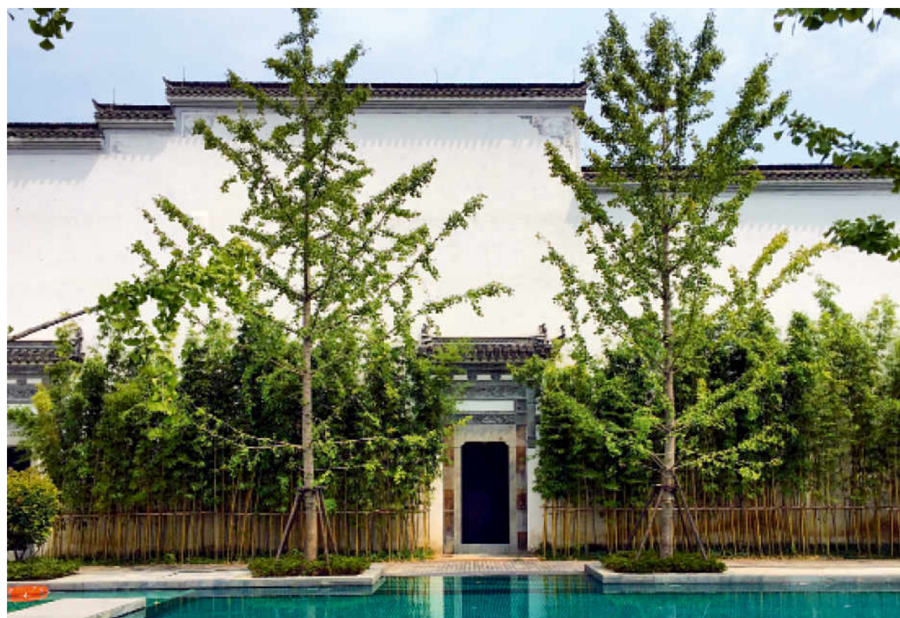
“能让人感受到村民的生活状态和生产生活的状态，又能够提供满足现代生活方式的便利服务。这背后的精神，不管是归园田居或隐居乡里，都能让人换个角度去体验农村生活。”张志杰所理解的民宿，无法离开乡村环境。他倡导的乡建联盟不仅是想做好一个项目，更希望在过程

中探索出一条可推广的乡村建设模式。

张志杰所从事的，是当下新乡村建设运动的一环。接续了1920～1930年代梁漱溟等人倡导的乡村建设运动的精神：一切致力于“三农”的改善，对今日的农村治理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对当下乡村民宿的现状，张志杰颇有些看法。他将乡村酒店，农家乐和乡间民宿做了区分。他认为，民宿是村民改造自家闲置的院落，用以接待城里游客的空间形态，应该有村民的参与感在其中。

张志杰以北京的三岔小院为例：民宿以散客为主，其主要客源是城市白领和中产阶级，他们往往与朋友或家人同住。民宿提供了让精神放松和用以交流的公共空间，这是精品酒店难以提供的；乡村酒店的一个代表是北京的小窑瓦厂，其客源不仅针对散户也针对公司。尽管房间数未必多于20间，但设施完备，有会议室、咖啡厅、健身房、游泳池和书吧等，是民宿所不能给予的。



• 上海朱家角，秦同千一手打造的安麓酒店一角。摄影/宗波

而在产权方面，无论乡村酒店或民宿，只要是在农村集体用地上的，产权永远归村集体或村民。经营权却比较灵活，可以是村民自己经营或找第三方经纪人来管理，也可以让承租方自己经营。在注册和管理程序上：民宿目前在北京归农家乐体系管理，办理执照和相关手续上和农家乐一样。乡村酒店则倾向于和城市酒店相同的管理方式。

张志杰视民宿建设为乡村建设的一个重要途径，也将此当作自己的

理想。在多年的观察中，他发现了现代乡间民宿存在的很多问题。

首先是产权问题，目前国内对农村房屋租赁的管理还不是很规范，通常是和村民或者村集体签协议，一旦村民和村集体违约，对投资者很不利。租赁期限规定不能超过20年，而投资者很难在此期间收回成本且盈利。投资乡村民宿的资方，还关注未来农村土地的经营权能否流转，这直接关涉资方的利益。

其次是经营问题。如果农村民宿不够20间，达不到一定的规模效应，很难盈利。因为，就算只有一间客房，也需要日常维护和配套服务。如何降低运营成本是个难点。当农民自家经营，只是多加双筷子和多张床的问题，不涉及人力成本的增加。若是外来人员经营，就需要增加人工雇佣成本，从而挤压盈利空间。

不过，在乡村旅游日渐兴起的当下，他始终看好乡间民宿的未来。

回归传统

对今日必须用差异化产品进行厮杀竞争的民宿而言，找到与本地特色文化接壤的方式，是一条必然出路。

近年来，在古村落发展和保护的背景下，吴志轩的九思堂走了一条回归传统文化之路，颇具代表性。这个坐落于江西婺源、经古宅改造而成的精品民宿，逐渐做成了一个徽文化的品牌。

吴志轩本人并非设计师出身，2004年进入度假行业，2010年底创业选择了民宿行业，寻寻觅觅，最后落脚婺源，他渐渐发现，自己如此痴迷于中国传统文化的生活内容。

“古宅是稀缺资源，市场潜力大。”2011年，他在婺源花园村租下一个古宅，改造后做了第一个九思堂。当时，还没有什么人涉猎古宅改造。

客人进入九思堂，能感受到徽派建筑的代表性元素，包括正堂天井、八仙桌太师椅的传统格局，以及天井上的木雕——著名的徽州三雕之一。九思堂还融入了“天人合一”的传统文化思想，建筑开窗借景，引入了周围的环境：山景、竹林、油菜花和峡谷。

婺源有1487个自然村，其中很多是传统文化古村落。每栋建筑的细节各不相同，但都融入了本地特色的徽文化。这无疑吸引了那些对徽派

文化有一定认同的客人。这些客人数量不多，具有较高消费力和文化鉴赏力，多为城市高级白领或文化工作者。

当然，只在建筑中引入传统文化，还不能满足深度游的客人。“民宿必须有生活化的场景。”如何使客人感受到婺源古老的传统文化生活呢？吴志轩又做了一个尝试，在婺源的虹关——一个昔日以制作徽墨而闻名的古村落，租下了一栋老宅务本堂。将婺源本地的笔墨纸砚融入民宿生活。1990年代后，虹关已经找不到制作徽墨的年轻人。于是，吴志轩在村中免费培训，制作本地徽墨。同时，一位制笔三十多年的老先生被请进务本堂。客人住在这里，可以亲自体验制作徽墨和传统毛笔的过程，感受昔日融入生活的徽文化。

位于上海朱家角古镇的安麓酒店也是以徽派文化为主要元素，酒店大堂——“五凤楼”由特别请来的徽州老匠人修缮而成，走进去，每一处都是老徽州的影子。对当地文化风俗的绝对忠诚是安麓的创始人秦同千在打造这家酒店时，所反复强调的。“无论是酒店还是民宿，只有与当地文化相融合，才能够做到真正的在地化”。秦同千这样说。

民宿市场潜力很大，同时蕴含风险。在国内民宿的先行之处——大理和丽江等地，休闲度假产业已陷入酒吧KTV文化的同质化竞争中。后来加入者若做不出差异化产品，只有被淘汰。“接地气的传统文化生活，是我们区别于度假产业中其他民宿的特色。”相比起来，吴志轩在徽文化根基上建立的民宿，更带有本地生活的温度和厚度。



24岁的广州人范蓝天，在大学毕业后在家人支持下，在大理开了一家民宿，取名“放牛班”。供图/CFP

改造过的民宿，提高了实用性和舒适性。更重要的是挖掘本地文化生活，注入了新的灵魂，这使得老宅大大增值。在古村镇，老宅改造成民宿非常普遍，其他民宿改造形式也很多，如带有民族文化和地域特色的木屋、窑洞和竹楼，等等。

不过，同样是在设计中引入本地文化，精品酒店和精品民宿该如何区分？吴志轩认为，通常从体量大小上判断。更重要的是，精品酒店往往在旅游景区或城市，而精品民宿则在生活化场景中，更有住家的氛围。

长期关注古宅民宿，吴志轩注意到了这类民宿的许多问题。

首先是改造必须保持原有风貌，否则很容易造成对老宅这类稀缺文化资源的破坏。其次，要注意老宅的结构安全、布局、保温、通风和隔音等使用效果，否则达不到住宿舒适性的要求。最后，消防是一个“烫手山芋”。在村中的木质老宅往往没有消防通道，很难通过防火的验收标准。国内局部地方出台了本地针对这类民宿的消防验收规范，降低了一般经营场所的消防验收标准，但在大多数地区仍是盲区。

资金运作目前也处于探索阶段。资金往往是自有资金或是大的连锁酒店品牌的投资，众筹还未全面展开，“很多民宿都融不到资。”

尽管面前的道路充满未知，但吴志轩越发热爱古风犹存的婺源。6年时间，他在婺源建成了6栋老宅民宿，另有8栋列入修缮计划。“我2008年第一次去婺源，发现这里依然保持着路不拾遗、夜不闭户的民风，十分感动。”

洋为中用

回到民宿舶来之物的初始身份。“洋为中用”和“以创意设计”为用，是国内民宿的另一大特色。

日本民宿可谓东亚民宿的源头，但最初的民宿形式是洋式民宿，后来部分“农场旅舍”加入其中，也是欧化的产物。台湾民宿最初也仿效日本，走的是“洋”路线。后来经过发展创新，渐渐走向本地化、特色化经营。

传播至大陆后，民宿在长三角地区复兴。富庶的江浙沪一带，素以商业传统著称，也是近代百年对西洋舶来文化接受度最高的地区。

因此，洋式民宿就这样偶然又必然地出现在德清莫干山一带。最早是前来度假的外国人租用的当地农庄，后来渐渐变为外国人设计、经营和管理的特色农家乐，风格以西式为主，主要服务于长三角一带的高级白领和在华工作的外籍人员。当地政府看到了巨大商机，在道路、排污、标示、公共景观等配套设施上，为民宿发展积极铺路，并大力推介。

后来，德清莫干山“洋家乐”成为一个有国际美誉度的民宿品牌，外国人不远万里前来体验，国人也从各地蜂拥而来。

知名度和客户群体扩大后，“洋家乐”也渐渐扩大成为特色民宿，中高低端人群全面覆盖，创意多元，风格百变。近乎重演了一遍民宿在台湾“洋为中用”的发展过程。

2014年，笔者曾经亲身体验并参观过莫干山的几大优质民宿，并与其中几位中外民宿主人进行交流。它们或风格西化，或充满山间野趣，又或以骑行主题闻名，风格和定位不一，但都有一个共同的特性，就是紧扣“山居”或“野奢”主题，注重生态，与周边的山水环境融为一体，并有着规范化的经营理念和管理模式。

学习国外的经营和管理，是“洋为中用”的另一个表现。德清最早设立民宿服务等级评定的地方标准。将民宿准入类型划分为标准、优品、精品三个等级。在经营中引入许可制：开展正规经营，需获得消防、公安、工商、食品卫生等一系列的许可和准入。

相比国内其他地方的民宿，长三角一带的民宿还有其他优势。比如最早利用新媒体平台推介和营销，探索更多的融资途径，等等。

如今，长三角地区的民宿正以每年10%~20%的速度增长，也提前经历了“冒进”的风险。比如，过于重视规模，将民宿一味扩大成精品酒店。或者过于重视设计感，轻视本地文化和宿主个人的气质品味。又或者在经营方面，盲目追求“工商资本连锁经营”或“资本运作平台”，做成了标准化产品，忽视了民宿的差异化特点。





• 上图 原本是从事媒体行业的牛牛和男朋友在大理打造的客栈有个好听的名字——“云出没”。供图/CFP

• 下图 王红英是2013年3月来到大理开客栈的，对她而言，大理生活更重要，而不是挣钱。供图/CFP

标准、差异，这在民宿的打造和经营中，是有一定矛盾体现的。

“民宿终究不是标准化的酒店，也许看上去很美，但还是会因为某些问题，与酒店存在有差异，我指的是卫生、安全等方面。”姚海川这样说，他是上海携程旅行网周边游事业部的CEO。

“床单、床垫等布草，没有人能够保证它们的来源是否安全可靠，是否经过严格的消毒，洗浴用品来源不明也是问题。”姚海川举了几个例子。在他看来，民宿的价格差距很大，行业内也没有什么定价标准，一些价格稍贵的民宿，在布草、洗浴用品等方面已经达到甚至超过了普通酒店的标准，但价格便宜一点的，业主为了维持运营不亏本，肯定是会在这些方面来削减成本的。

姚海川的团队目前正在打造一个“大项目”，他们试图让一些民宿加入进来，以在一些方面进行规范化管理。

“我们并不是改变民宿，而是在保持原来主人和设计师的特色与文化的前提下，对民宿进行标准化。比如床单、被单、床垫要严格采购来源，让住客们睡得放心、安心。当然了，洗浴用品自然也得统一采购，杜绝三无产品进入民宿。”姚海川这样说。此外，针对美食传播意识较为淡薄这一问题，他们还希望能够重新定义民宿的餐食，以帮助民宿主人打造出自己的品牌。

“全国有数以万计的人在经营民宿，参差不齐。一家民宿能不能形成口碑，过去靠的是入住体验。但从周边游的角度来说，让游客们感觉最新鲜的就是民宿，但他们往往靠的是别人口中的‘传说’来选择。试想一下，有天，批量化的民宿品牌出现在市场上，大多是如花间堂这类，或者是我们目前正在打造的加盟品牌，那么现在民宿所存在的混乱状况肯定会得到改变，一些不能有效经营，无法给予住客带来更好体验的民宿将会在更新换代的浪潮中被淘汰。” 姚海川描绘自己心中所期望着的未来。

最后，姚海川用这样的一句话来解释携程进军民宿行业的初衷：在包括长三角地区在内的全国范围内，民宿存在着房态和房态不受控的情况，客房数量少，没有信息化管理，耗费大量的人力成本，最终还是解决不了问题，此外，即使是在那些精品民宿，也往往缺乏客户管理意识。而这也就需要酒店管理模式的介入。但这种介入又不能改变民宿的原本。

很显然，当资本携手情怀之后，以创新为时代主题的当下，带着“洋为中用”的学习态度，民宿无疑会走得更远。

民宿小史

撰文/孟繁勇（本刊记者）

民宿的起源有很多说法，有研究说源自日本，也有说来自法国。让我们将时间拨回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刚刚结束的英伦三岛，去找寻一段过往，并从那里出发，沿着时光流淌的长河，去探究民宿的发展史。



• 苏格兰圣安鲁斯的家乡村民宿。

1945年9月2日，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摆脱了战争的残酷，仍在英国的美军士兵等待回国时，纷纷走出军营，游览异国风情。当时的英国，战争遗留的痕迹随处可见，尤其是基础设施在残酷的战争中遭到严重破坏，根本没有合适的酒店来接待这些美军士兵。于是，一些英国家庭主妇将自家住宅内的部分房间收拾出来，简单布置，并为这些美国大兵提供餐饮服务，有些英国人还引领身着军装的士兵在当地游玩，类似于如今的导游工作，而美国人则为这些服务支付酬劳。

当时的英国人并没有想到，一种有别于酒店业的服务模式由此诞生，这便是现代意义上的民宿业态。美军撤离英国之后，民宿并没有衰落，而是由此蓬勃发展，从欧洲至亚洲，直至今天，火遍全球。

B&B的兴起

英国乡村的田园风光，不仅陶醉了美国大兵，也吸引了一些美国人漂洋过海来此游玩。英国的家庭妇女发现，这些美国人在游览自然风光的同时，还对剪羊毛与驯牧羊犬等家庭劳作颇感兴趣，尤其是在城市周边的乡村小镇，游客们蜂拥而至，以至于家中的羊毛都不够游客们剪的。更多的英国家庭妇女们从邻居家住宿的异乡人中发现这是一门好生意，于是乡村旅游在英国各地兴盛起来，此种形式后称之为Bed and Breakfast（简称B&B）。

1960年，B&B热潮从伦敦周边逐渐向西南部及中部蔓延。10年之后，乡村旅游更是扩大至露营地、度假平房等，一时成为最热门的游客观光模式。大量有空余房间，以求出租给游客的“家庭生意”在英国各地兴起。当农场主也加入进来的时候，从民宿中大发其财的英国人发现了一个问题：仅靠家庭式的经营，市场有了，但完全没有规模与秩序可言。

此时一些有远见的经营者，便向政府寻求帮助。英国政府部门的介入，使得市场逐步被规范起来，而拥有产权的屋主，也可以通过预约代理商系统接受游客订房。1983年，英国出现了农场假日协会，并得到政府观光局及农业部门的支持。协会制定了规章条文，其中规定协会会员必须是在农渔粮食部登记的农场经营者，且具有一定的服务水平，并将以家庭为主要形式提供游客服务的标准，以各项设施及服务水平作为依据划分等级。

一些具有悠久历史的民宅，因独特的人文景观，以及为游客提供的优良服务，而获得较为理想的利润。比如说英国布里特乡村旅游，那里

的宅院可追溯至17世纪，已经被英国作为国家特别保护区，尽管房价高达400英镑一晚，但游客们仍然需要提前至6个月，方可定到房间。英国民宿协会会长威斯顿，曾提供一份数据，称英国大约有 2.5 万家民宿，年营业额约 20 亿英镑，已成为支撑英国旅游业的重要组成部分。







• 上图 法国当代建筑师哈罗德·施密特一家，他们将一处石窟改造成了民宿。摄影/FRANCK PRIGNET-DragonImage
• 中图 法国夏朗德省沙迪里耶，这处富有当代气息的豪宅如今改造成了民宿。摄影/ERIC MARTIN-DragonImage
• 下图 位于巴黎紫丁香43街的瑞德庄园，一家颇有名气的民宿，客人正在享用着精致的茶点。摄影/FRANCK PRIGNET-DragonImage

风靡欧美

几乎是在英国B&B热潮兴起的同时，法国随着二战后经济的逐渐恢复，旅游热也席卷城市。法国人天性浪漫，远离城市，来到乡村，在湛

蓝天空与绿色森林中休闲娱乐，成为很多法国人的选择。一些农场主看到了机遇，将在战争中受损的谷仓与房屋进行维修改建，向蜂拥而至的游客出租谋利：每名游客仅需支付少量的费用，不仅包揽食宿，享受纯正的法式餐饮服务，纵览当地美景，更可体验寻常人家的日常生活。

而德国乡村民宿的发展，与英、法二国相比，时间上略晚。德国进入工业化发展的巨大成功，服务业尤其是旅游业获得快速发展。德国的乡村居民为吸引城市居民来度假，除利用家中多余房间之外，更是组织丰富多彩、具有民间特色的活动来吸引游客。

随着德国乡村旅游越来越热，1971年，德国农业协会曾专门针对遍布全国各地的以家庭为主的乡村民宿进行研究，并向德国各大城市居民进行抽样问卷调查，主要内容就是乡村吸引城市居民前往旅游的原因是什么？根据这项调查结果，德国农业协会向皇家供货条件委员会提出乡村旅游品质管理机制，及度假农场与乡村度假评鉴制度，包括评级鉴定、民宿设计、服务标准，甚至活动策划、品牌建设等诸多层面。由此，尊重乡土特色、保护自然环境、融入当地生活、注重人文景观等如今民宿常见的要素，第一次被成系统性地提出。

欧洲民宿的兴起，影响逐渐至美国。那时的美国人，正值对自然原汁原味的旅游观念深入人心，当地人文历史，成为游客的主要兴趣点，他们愿意为此付出时间与金钱，于是，独具一格的民宿成为新宠。据统计，美国加州在1982年时仅有 1200 处民宿经营，而在 1993 年，民宿经营者登记便增长至9500处。

美国人的旅游目的地，不再是迪士尼乐园与美国大峡谷，而他们居住的，也不再是雷同的酒店房间。至 2009 年，民宿在美国成为新兴的旅游业态中具有浓郁特色的产业，催生了民宿租赁公司，吸引大量资金进入这一行业。根据金融网站“市场观察”的预测，到2020 年，美国的特色民宿产业将保持每年约 6%的增长。





• 上图 由传统的钓鱼村屋改建的日本民宿。摄影/ERIC MARTIN-DragonImage
• 下图 日本石川县的和仓温泉旅馆。摄影/ERIC MARTIN-DragonImage

进入亚洲

民宿风靡欧美，但民宿一词的起源，却是源于日语。minshuku一词意为旅游者寄宿在当地居民家中，感受当地人的生活及人文景观。

1970　年代，日本在亚洲率先进入工业化，国民富足，这时出现了回归田园进行“心灵的丰富”的旅游热潮。此时伊豆半岛与白马山麓，因独特的自然景观与厚重的日本人文特色，成为国民首选的旅游目的地。

当地居民为游客提供食宿及旅游服务，自此成为日本民宿的发源地。

日本当时有一本专门的杂志，名为《全国民宿》，曾刊发文章称，在1970年前后，日本国内民宿达到惊人的2 万余家的规模。此后，远至北海道的宗谷湾，冲绳的久米岛，近至东京、大阪、京都、奈良，日本国内各地民宿增长迅速。为避免民宿泛滥，日本政府对民宿业态也有严格的限定，比如说经营规模不可超过10间客房，工作人员不得超过5 人。

1992 年，日本农林水产省提出“都市与农渔山村共生、对流活动”的绿色旅游政策，在都市及乡村地区，设置都会区农协与乡村地区农协，承担民宿的运营管理职责。政策的实施，使得日本民宿进入快速发展阶段，并逐渐形成了以自然景观、高品质农产品、体验型农业 3种形态为主体的乡村民宿旅游，以及以市民农园、观光果园、观光渔业、观光牧场、森林公园为依托的综合旅游服务体系。

民宿业态进入中国台湾地区，受日本影响颇深。1980年代，台湾地区经济发展迅速，居民可支配收入迅猛增加，带动了旅游业态的兴起。垦丁国家公园，一时迎来众多旅游者。旅游人数的急增，使得当地住宿问题难解。于是，当地主管部门允许在酒店客满的条件下，有空闲房屋的农家，可以直接到饭店门口或者车站招徕游客。于是，包括垦丁在内的著名旅游区，阿里山、溪头等风景区的民宿业态开始逐渐有当地农户参与进来，此为台湾地区民宿的初始。

此后，台湾地区农业主管部门，在1990年出台了一系列发展休闲农业的政策，民宿业态进入快速发展期，并在农村及原住民乡村部落兴起。但此时因缺乏监管，游客的权益无法保障，民宿业态服务水准令人担忧，游客就算投诉至当地主管部门，也因无章可依而难以解决。于是，在2001年，台湾地区正式出台《民宿管理办法》，对乡村民宿的建设规模、申请登记条件、管理监督及经营者等作出法律规定，民宿经营这才进入正规化、产业化阶段。在此阶段，注重结合当地人文历史、风土人情的民宿业态，在台湾地区成为高端游客的一时选择。随后，大量资金也开始进入民宿领域，资料显示，截至2015年，台湾地区共计5454 家合法民宿，2.2万间客房。

而中国内地的民宿发展，最初形成于1980年代中期，发源地始于四川成都一带兴起的 “农家乐”。远离喧闹都市，为旅客提供当地餐饮及旅游目的地的休闲娱乐方式，很快得到游客们的欢迎，一时成为风尚，并逐渐扩散至周边省份。

农家乐休闲游的模式很快得到政府部门的关注，在前期调研之后，国家旅游局于1998年推出“华夏城乡游”活动，以农家乐、民俗旅游接待户和乡村宾馆为形式的旅游方式，逐渐在全国兴起。当地人改造、利用空余房屋向游客出租，尤其是具有悠久历史、独特风格的江浙一带民居，成为最先从民宿中得到巨大利益的地区。而各地民宿业态，也因地域不同，各具风情，一时成为国内游客旅行方式的新选择。游客们在历史悠久的老宅子里居住，那里的一砖一瓦，一景一色，都在讲述着来自过去的古老故事……

猜你喜欢



点击阅读

因为梦想，我们在这里打造生活

撰文/顾小白（本刊记者）

提及民宿，绕不开浙江德清——这里有国内民宿最经典的范本，并涌现出了一大批形形色色的民宿。本刊记者专程前往德清，逐一探访它们。对话民宿主人，追寻他们的初心、现实与梦想。



● 俯瞰大乐之野，被翠竹簇拥着。对于民宿而言，好的自然环境是第一位的。

9月的浙北，早晨微凉。到了午后，气温又蹿到30℃以上，让人感觉燥热难耐。到了莫干山下，漫山遍野的翠绿迎面劈来，胸中暑气顿时全消。上山的道路并不险，但多弯道。车在路上，路在山间盘绕，穿行在篁叶飒飒的竹海间，打开车窗，阵阵清风吹来，神舒肤爽。

“德清的知名度还没有莫干山高，虽然这山是在德清境内”，赵方正苦笑着说。他是德清县委宣传部的外宣办副主任，本地人，对家乡的历史了如指掌。

德清为浙江省湖州市辖，地理位置很好，恰处于沪、宁、杭三城之间。清末，上海开埠，外国资本大量涌入，江浙也因此更加繁荣。然而长三角湿热不堪的夏季也让那些洋商、买办吃够了苦头。为寻一处避暑之地，他们来到了德清，找到了莫干山，在这“清凉世界”中，建起了私宅。

莫干山的别墅众多，有哥特风格、巴洛克式、日本味儿、北欧范儿

的，各尽其美。不过最初时，大多是洋人的产权，莫干山也只是洋人休假避暑的主要去处，直到南京国民政府建立后，才有民国新贵、江浙沪富商和上海滩大亨来到这有着“消夏湾”之称的莫干山修建住宅府邸，避暑休养。

宿在原生态中

“洋人开启了莫干山的民宿。”提到莫干山的民宿，唐国栋这样说：“来莫干山的人，心中都有一分情怀。”窗外，是梧桐树叶掩映下的狭窄公路和青砖旧墙的莫干山车站，它们和那间间瓦屋一起，让时光穿越回了1930年代。

这是庾村——进入莫干山的必经之地。上海大亨杜月笙曾来过这个山间小镇，蒋介石和他的夫人宋美龄也曾路过此处，这儿还曾见证过一场轰轰烈烈的社会改良实验。

1935年，曾任南京国民政府外交部长、教育部长、上海市市长等职的黄郛托病避隐于此，不甘寂寞的他在这片落寞的土地上推行起农村改良运动：办学校、搞改良、兴水利、推良种、改陋习。当年黄郛所兴办的蚕茧场如今已经被设计师改造成了一座以“乡村再造”为梦想的文化市集。旧有的建筑和格局被完整地保存下来，但多了几许文艺气息。石材砌起的围墙、山间绿竹扎起的凉棚，还有用河滩石子铺设的路面，空气中弥漫着竹叶的芬芳，掺杂着雨后的清新——这是江南的味道，看着就让人感到亲切，闻着就让人觉着心醉。

德清有着江南小城该有的一切，宁静、疏朗、安逸、富庶，苏州出生长大的唐国栋第一次来这里，便爱上了她。那年，在上海从事酒店规划设计的唐国栋来到德清，为政府做一个项目，当时莫干山的民宿已经发展了起来。在莫干山下庾村参观调研时他忽然心头一颤，人生那么长，生活难道就是在混凝土森林中度过吗？于是带着“想要有个属于自己的地方”这一念头，唐国栋决心在莫干山中寻找安放自己梦想的理想之地。最终，他和几个朋友在深山中的仙潭村，发现了一处叫碧坞的地方。

那时的碧坞杂草丛生，房屋破旧，位置也很偏僻，就连许多当地人都不会来，但唐国栋和他的伙伴们却认为这样的原生态正是他们所想要寻找的。于是他们租下了一栋民房，按照自己的理想将之改造。

在海南、云南等地为众多酒店做过规划设计的唐国栋从一开始就认

为，做出自己的特色才是最重要的，因为“我们并不想要一间批量复制的酒店，而是要一间有着自己特色的宅子。”

2013年，这栋由农村民宅改建的别墅竣工了。日系的简约风格加上当地元素，小楼别致而精美，室内温泉游泳池、现代厨房设施一应俱全。舒适度也很重要——山里的冬天很冷，没有地暖、中央空调系统、壁炉这些取暖设备怎么行。

从此之后，这里成了唐国栋等人的“桃花源”，他们时常在这个为自己和家人筑起的小天地中休假聚会。不少朋友听说后，纷纷前来“试住”，本想作为家人朋友的聚会场所，结果越来越有名，到最后竟吸引了众多人不远千里而来，只为能在此住上一晚。一栋楼、4个房间已供不应求，于是唐国栋和他的伙伴们便有了扩大规模开民宿的想法。

做民宿并不是一件简单的事，需要投入很多精力，所以唐国栋放弃了自己在上海的体面工作，全身心地投入到民宿——这一新的事业中。

“大乐之野”，唐国栋和他的合伙人自己的民宿取了这个名字，这个源自《山海经》的词语本意是“被遗忘的美好之地”。唐国栋希望每一个人在来到这儿时，都能够放松下来，忘掉城市的嘈杂喧闹。

“如今，民宿似乎成了投资热点，这也给行业里挤满资本、创业者、设计师、房地产商、旅游机构、乡村干部各色人等， 于是很多奇怪的现象也就出现了。

有人将民宿当作农家乐来做，怎么乡土怎么来；还有人以为民宿应该很‘小布尔乔亚’，于是将城市的那套小资情调的装修搬抄进来。总之，这种符号化的感觉给人印象很不好，他们不知道情怀这东西靠装修队是做不出来的，也不是摆点艺术品、小物件就有的，而是得依靠民宿主人的生活理念来塑造，但又不能够太突兀于当地的文化，还得融入到自然中。”唐国栋滔滔不绝地讲了许多。

5栋由农宅改造的别墅，还有配套的餐厅和咖啡厅，这就是“大乐之野”的全部。房间虽然不多，但很有特色。每栋房子都尽力保留农宅的原始风貌，甚至就连老旧的大门也被完整保留着。推门步入，宽敞的客厅呈现在眼前，几根顶梁木很是醒目，它们和通往二层的楼梯都为原来老宅的结构，设计改建时，刻意留存下来。

在保留原始味道的同时，“大乐之野”的每一栋别墅又有着属于自身的特色。

譬如“一号楼”有着超大的花园平台，在这里，能够俯瞰山村的全境。而“三号楼”因为地势较高，因此楼顶建有一个观星台，让夜宿于此的人能够看到满天星光，那可是城里所难见到的。而这恰恰是唐国栋他们想要实现的、也是想要带给住客的原生态的美。

政府也是设计师

“大乐之野”就像是一颗种子，在德清这片土壤上，生根发芽。政府给了足够的阳光，并时不时地浇水灌溉，于是也就成长起来了。“当然，种子得有自己的活力，只有这样才不会死。”——唐国栋曾这样评价莫干山的民宿环境。

三九坞是莫干山中的一处偏僻山坳，2007年，在上海从事传媒工作的南非人Grant·Horsfield（中文名字高天成）骑行到此，自称“被都市压得透不过气，开始在周边寻找原汁原味的自然”的他被山中美景所吸引，于是租下了几套民房，在简单装修后，作为自己休闲度假之所。这就是“裸心乡”的最初，也是德清“洋家乐”的开始。

“如果政府不为他们设计一个平台，那么也就没有如今的莫干山民宿”，德清县风景和旅游管理局的杨国亮副局长这样说。

高天成当初建造裸心乡，以及后来和他那位拥有哈佛大学建筑学硕士学位的妻子合力打造“裸心谷”时，绝没有想到，他们给当地政府部门出了一道难题。

什么是民宿？民宿该如何定义？和酒店又有什么不同？国内学界一直存在有争议，但杨国亮一语道破了民宿和酒店之间的区别——两者之间的不同在于用地性质。


J.B. LOUVET





● 上图 德清莫干山镇是民宿的集中地。图为莫干山镇的自行车主题餐厅。
● 中图 南非人高天成在裸心乡，这是他的第一栋民房。
● 下图 高天成打造的裸心谷，是当今中国民宿的经典之作。

酒店的建设用地来自于国有出让，而且有严格的行业规范限制，但民宿大多是集体土地，或是使用民房、或是乡镇公共建筑改造，也没有什么行业管理规范，这就导致了民宿在很多方面存在有问题——譬如消防。

消防安全不达标，就拿不到“特种行业安全许可”，仅是没有安全通道这一点，就过不了验收。因此，当高天成他们开始打造自己的理想家园时，德清县委、县政府一度也很为难。

没有可以借鉴的管理规范怎么办？这个新兴产业还要不要发展？杨国亮回忆，当年县里也有争论。“与其不管、不如将之规范”，达成了这个统一认识后，德清县调集多个部门，成立了协调办公室，制定了民宿管理办法，在消防、卫生、安全等方面设定了一定标准，明确要求业主必须达到，否则不能对外营业。2016年，浙江省出台的“民宿管理规定”便是以德清的这个管理办法为版本起草的。

“对于民宿来说，规范很重要，很多民宿的布草、卫生环境是个大问题。对于住客来说，情怀固然重要，舒适度、卫生条件也是必须的，毕竟宿在山野中，追求的是让自己能够得到心灵的释放，而不是受折磨。”在唐国栋眼里，德清是一个理想之处，不仅因为山水风光秀丽，更

因为政府提供的大环境。当他们这些设计师在将自己的理想、情怀融入到对那些老旧房屋的改造中时，德清县也在道路、污水、景点设施等配套上为民宿行业的发展设计出一个良好的大环境。唐国栋半开玩笑地说："现在山里的路比县城还干净。"

山也更绿了、水也更清了，朱鹮回来了，白鹭也回来时，莫干山的秀美山水也就吸引了许多如唐国栋这样的城市人来到莫干山。

与原住民的零接触

"融合、包容"是莫干山的文化精髓。杨国亮说，政府希望每一个设计师在这里能够将自己的梦想留下，能融入乡土文化中——这就是融合，这种融合体现在村民与外来人之间的关系上，也就是包容了。

车在一条长而幽暗的隧道入口处停了下来，司机说这条由本地人自己开凿的"劳岭-紫岭隧道"是前往莫干山的必经之路。因为太窄，每次只能容纳一辆车通行，所以见对面有车过来，停车谦让也就成了约定俗成的规矩。人与人、车与车之间的你谦我让，同样也是包容。

隧道并不长，但穿过这黑漆漆的古旧隧洞后，大片白墙黑瓦的房子出现在眼前。这里是岭坑里，西坡29就坐落于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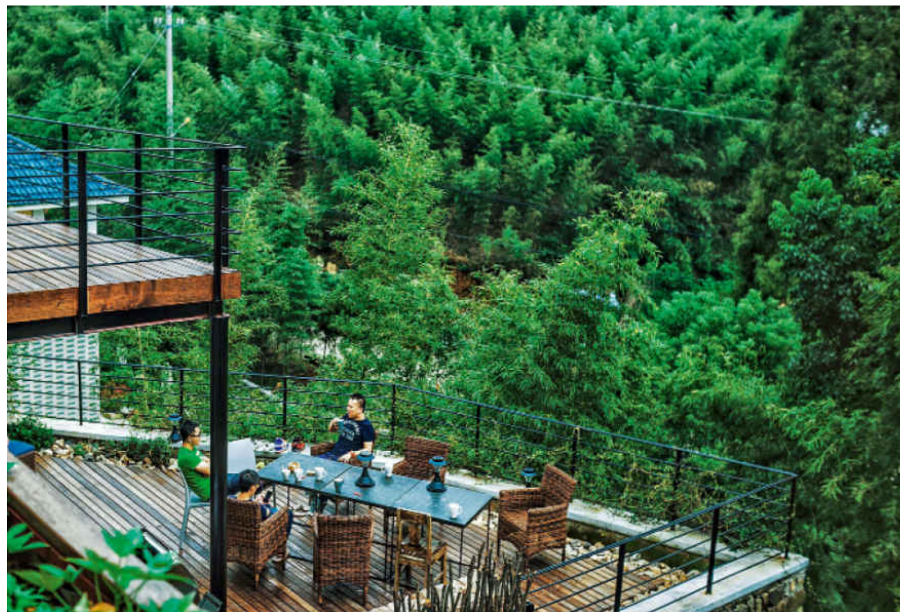
沿着路牌的指示去找寻西坡，一路上少见车辆。大概是阴天的缘故，山里变得更加幽静，看那些掩映在竹林间的别墅，让人感到有些不真实，满山蓬松的绿意随山风起伏更是让人感到这就是陶渊明笔下的"桃花源"。

蔡家丽在浙江大学城市学院就读，实习期，她放着都市里的星级酒店不去，跑到这山沟里，成为西坡的一名管家。西坡有6栋别墅，名字都很亲切：玉芳家、老康家、海根家、玉宝家、学民家、康敏家，每一栋都是以宅子的房东命名。蔡家丽负责的是一号楼——玉芳家。

"玉芳家"在半山腰，沿着一条两侧爬满藤蔓的石头小径，拾阶而上，也就到了。这栋干净小楼被翠绿竹林掩映着，二楼的露台直面群山，适合闲坐阅读、或是望山遐思。清晨，山岚萦绕着绿意，给人感觉很不真实，山怎么可以这么绿这么美呢？那树叶、青竹，翠绿得像是一摸就要滴下露水一样。在如画的美景中吃着新鲜蔬果，还有什么比这更惬意的？

吸引蔡家丽的并不仅仅是莫干山的美景，还有这儿的未来。"我是

农村出来的孩子，在杭州读书三年，总会在夜里想起家乡，那空气里的青草香味，是城市里所没有的，更何况，如今酒店行业的未来，我坚信有一部分是属于民宿的。”蔡家丽是一个很健谈的女孩子，而西坡也恰恰需要她的这一点。西坡的创始人钱继良先生在打造这家精品民宿时，着重强调的就是管家与客人之间的对话。





• 上图 客人惬意地在西坡29一栋别墅的露台上聊天。

• 下图 西坡29的管家为客人准备的野餐。

“有什么比人与人之间的交流更重要的？”蔡家丽提到西坡的民宿文化时，反问了这么一句。西坡的房间除整栋包住外，也接受单间预订，不同的客人入住在同一栋别墅里，一楼宽敞的大客厅可以让他们躺在舒适的沙发里闲聊，也可以坐在窗边青梅煮酒。

蔡家丽如今已融入在岭坑里了，常以当地新村民自诩的她不仅会向每一个入住玉芳家的客人讲解莫干山的历史文化、介绍岭坑里的风土人情，还熟识这个山村里的每一个人。无论年老年幼，在路上相遇，蔡家丽都会和他们热情打招呼，若有闲暇，还会拉几句家常。“大家住民宿，不就是为了能够和原住民零接触嘛，这恰恰是西坡的设计理念和精神核心。”蔡家丽笑道。接待中心外的长椅上，几个当地农妇正在遮阳伞下边闲聊、边织毛衣。

与山水对话

“交流，是人与人之间的互动，没有交流，也就没有情感。一家没有情感的民宿，便是不能称之为民宿了。”吴金海这样认为。有着乡土情结的他与自己的好友——著名设计师陈飞波“逃离”杭州，在莫干山中打造了“山水谈”。

去“山水谈”需要经过一段水气氤氲的公路。绕过河口水库之后，车又隐入水杉耸立的林荫小道，向林子深处行驶千余米。路两边的水杉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一整片浓密的竹林，枝叶茂密，若不留意，很难发现林中另有洞天。沿着一条石板小路，穿过竹林形成的天然大门，也就到了藏在密林深处的“山水谈”了。

“山水谈”的选址是吴金海在与大自然的交流中意外发现的。一次追踪稀有蝴蝶时，他来到这深山的偏僻之地，而更令他惊讶的是，这里居然还有萤火虫。作为业余昆虫研究爱好者的吴金海深知萤火虫对生活环境要求极高，这种昆虫被称作是当地自然环境是否优良的风向标。吴金海没有选错地方，在这里，抬头就能嗅到山风带来的芬芳，低头就能闻到草叶的味道。

每天吴金海都会从杭州开车过来，在他看来，与入住的客人交流，聆听他们的意见，对于民宿来说最重要。

一家民宿所具有的氛围、文化、内涵，不仅需要设计师在打造它时，去将自己的情怀、思想注入其中，还需要当地的历史人文、地理环境作为支撑，这些会通过业主、管家，以交流的方式，带给住客，并将印象留在他们心里，这是最重要的。

聆听，同样是一家民宿能否坚持下来的关键。国内的民宿环境算不上好，品质也是参差不齐。为什么一些住客会选择民宿，而不是精品酒店，仅仅是因为民宿的情怀和格调吗？当然不是，民宿的核心魅力来自

主人的情调，如果不能让客人产生亲切感和归宿感，那也就不是民宿了。民宿住什么，就是住的一种感觉，主人用营造的氛围或者生活情怀吸引住客，并且乐于分享自己的这些生活，这才是民宿。当然，民宿还得完全按照住客的角度来考虑，令住客如同置身家中般舒适自在。

吴金海的这套“大道理”在“山水谈”经营中的每一个细节之处，都被体现出来。一次，有客人说，你们用一整块木头制成的餐桌虽然很漂亮，但下面空间很小，以至于很难跷二郎腿。这听起来似乎不那么合理，但吴金海听进去了。针对这个意见，吴金海询问了其他几位客人，自己又在桌边坐了半天，发现的确存在这个问题，他换掉了这张桌子。“再漂亮、再精致，若是不能让人感到舒适，也就只是装饰品了”，吴金海这样讲。

“莫干山的民宿就是房子与山的对话，房子离山远了会让人怅然若失，若是近了又感觉压迫。”吴金海的话语很是诗意，但他说，比这更诗意的是“山水谈”这个名称——谈，是人与人之间的对话，也可以是人与物、人与自然的交流。我们在这里，与山谈、与水谈，与天地万物谈——这，或许也是诸多民宿主人来此的根本原因吧。







● 图1 山水谈的设计，多少有一些简约风。图为其窗户，反射出对面影影绰绰的山峦。

● 图2 山水谈主人吴金海从北欧带回来的灯。

● 图3 去往山水谈，要经过一条深幽的竹林小径。

● 图4 树影在白墙上摇曳，给山水谈更添了一分韵致。



己巳巳：民宿是一个融合在地的平台

己丑年，云南大理喜洲镇的丝绸富商杨德昌建造了一所大宅子，雕梁画栋，气势恢宏。癸巳年，画家田飞和妻子将这栋老宅，改成一所民宿。为了纪念这段历史，取名己巳巳。在民宿扎堆的大理，己巳巳的特别之处在于，它是一个融合在地的平台，更是其背后主人精神的延伸。

撰文 / 张婷　供图/田飞



• 己巳巳小院里，果实累累的香蕉树。

有月的夜晚，又清秀又新鲜，我就在月亮下游戏唱歌，真是玩得有趣。那清微的风，在我们上吹过去，身体登时爽快，他迷笑着，好像下来给我们玩。一到门外静悄悄的，月亮的夜中蟋蟀在叫，没有一个人走路，也没有什么东西响，只有蟋蟀时时在叫，这月夜的天气真是不能用笔墨形容。

半个多世纪前，云南大理喜洲镇，一名叫杨规生的学生，用毛笔在柔软的手工棉纸上工整地记下了一篇题为《月夜》的日记。

2016年中秋夜，洱海上升起的一轮硕大的明月，映照着古镇喜洲。旅游季刚过，这里安静的月夜依然只有蟋蟀时时在叫。但时间流转，物是人非，杨规生当年游戏唱歌听蟋蟀叫的老宅院，变更成一家有13间客房，名为“己巳巳”的花园客栈。客栈主人兼设计师田飞清理修复老院子时，发现了大量老房东杨规生留下的作业本，涵盖国文、英文、算学、历史、地理，等等。这些旧物被他保留下来，加以装裱，向己巳巳的客

人，诉说古镇的往事。

我的故乡在喜洲下面，一个村子名叫城北村。由镇中向东走有一条路，路旁有些树，好像一条龙，村头有庙子，庙里有树水草花等，非常秀美。庙前面是一所房屋，伤兵在里面住。在东面有一个湖，湖水连着洱海，湖中有鱼，沙村人时常来捉，湖里有两所屋子，近些是严家的，远些是董家的。

这篇作文大概记于抗战结束前夕，虽说战事连连，但从杨规生的日记里仍能读出一分祥和的小镇图景。

今日的喜洲，虽然距离人潮涌动的大理古城不过20分钟车程，依然散发着一股质朴的乡野气息。镇中心的四方街在最热闹的旅游季也有一种不紧不慢的气质，几间食店，几家喜洲粑粑摊位，一家只在每年4月到11月营业的手工雪糕店。穿过四方街，漫步于小巷，只需几分钟，便能见到大片开阔的田野、连绵的山峦和变幻的云彩。喜林苑、己已巳等几家知名客栈就这样依次坐落于田野旁。

六旬老宅的前世今生

己已巳的老宅院并非杨规生家所建，原本是喜洲丝绸富商杨德昌的私宅，一座设计为“六合同春”结构的院落。已丑年（1949年）8月，房屋主体走马转角楼落成后，杨家人专程从剑川请来彩绘名家张值瑾，于大宅上遍施丹青，仿米芾、仿唐寅、仿青藤、仿八大，山墙、柱头、檐口，凡精巧处无不施以彩绘浮雕。然而随后仅仅几个月，天地巨变，杨家人等来的并非乔迁之喜，家园未待完工，便遭罚没，分给了当时镇上的老镇长、文书、账房等8户人家。包括杨规生家在内，新的房东们开始了杨宅里的大杂院生活。经过长年烟熏火燎，60多年后，这座以名贵木料建成的宅院，凌乱破败，曾经雕梁画栋的墙面、门窗和梁柱都早已失去原有的色泽，布满尘土蛛网。

直到2013年夏天，遇到田飞，老宅的命运再次被改写。彼时，设计师田飞和太太结束了在北京的工作和生活，来云南定居，他们欣喜地发现喜洲与1999年第一次来时没什么变化。“我们非常享受喜洲安定宁静的自然环境，以及人与人之间闲散的关系。最初是想在镇上租个院子当工作室自己用，但这很难。因为历史原因，通常一个大院共有好几家房东，产权关系极复杂，要想租下独院非常困难，当地人也并不欢迎外地人盘下他们的老屋”，田飞说。

上世纪初，中国西南、缅甸、印度交易体系随着新兴工业国家的贸易需求而兴起，占据地理优势的喜洲，借着老马帮的关系网，商帮兴起。繁盛时期，喜洲大型商号在规模上可以与天津、上海的大商号媲美。这里富商云集，家宅院大，商业的繁盛造就了思想文化的开放，商人们纷纷把子女送到北平、上海、香港，甚至日本、美国留学。明清时期，喜洲这个偏远的边陲小镇出了32个进士。直到今天，镇上街边的白族民居，题额、壁画、楹联、浮雕精美，门联、墙头、屋檐下的题词皆是手写的劝人读书、行善之语，礼制古风犹存。

一次散步途中，田飞沿着田野走进了杨家老宅，虽然破旧凌乱，但依然被它的结构所震撼。不同于普通民居，这所老房子的室内层高很高，空间开阔。当时整院只有一户人家五哥住在里面。五哥告诉田飞，院子为8个房东共属，且关系复杂，意见完全不统一，如果想租只能租他的四五间房子。

田飞想了想，觉得四五间老房子做个工作室也不错，就先租了下来。2013年9月，工程队进场，开始清理修复五哥的房子。哪知随后一年时间，他们随遇而安，放松的工作态度渐渐打动其他房东，陆陆续续也把房子租给了田飞。随着房间数量的增多，顺其自然就做了客栈。300多个日日夜夜的工程，老宅逐渐显露出它的原貌，那些被厚厚石灰掩住的题额、壁画、楹联、浮雕，一一再现。“己丑年（1949年）建成，癸巳年（2013年）重生，为了纪念这段历史，我们在中间加了一个已字，为它取了一个生僻拗口的名字——己已巳”，田飞说。



• 田飞并未对杨家老宅进行大刀阔斧的改变，而是顺应了它的原貌，只是让宅内变得更舒适一些。

恢复原貌第一，舒适度第二

虽然一开始着手清理改造的两间老房并不是为了做客栈，但田飞的设计思路却始终没有变过。老院落以保护为主，恢复原貌第一，材料和施工都尽量以喜洲当地的传统做法完成。“喜洲的原生态保存得很好，我们希望，从租房，到装修施工都是自然生长的状态，无论是与房东的交往，还是与施工队，与当地老百姓的联系都不要产生很大距离。”田飞排斥设计感非常强的改造，认为那种只用老宅的架子，其他全都改掉的民宿，虽然对入住客人来说舒适度比较高，但对当地原住民来说，非常突兀，没有亲近感。

己已巳的装改过程中，他没有加入过多个人色彩，没有用曾经的装修经验和技巧，也没有图纸，没有工期限制。只请来本地师傅，一起在现场随机而动。就地取材，用喜洲的石头、木头、青砖，用施工队擅长的方式做改造，比如墙面，就用白石灰来处理。最初的主要工作是清洗外部，把尘土去掉，把被厨房油烟熏黑的地方擦洗出来，因为房屋建造所用木材是名贵的楸木，近70年了也没有虫蛀，只需清洗干净，露出原色就非常好看。在结构上，把8个房东为了增加居住面积打的各种隔断都拆除，恢复老宅以前的面貌。房间内部主要考虑增加采光和隔音，开天窗，室内大胆地选用白色，用最传统的屏风做间隔，家具摆设都是花心思的老物件。但门窗密闭不严的问题，依然难以解决，如果换用材料，就会失去老屋的味道。

“所以己已巳的风格对客人也是有挑选的，他们往往非常喜欢老房子的调调，而把入住舒适度放在第二位”，田飞说。整个工程，最大限度维持了老宅的原貌，无论新建之日就有的彩绘门廊，还是后期贴上的毛泽东画像，糊在木雕上的老报纸，甚至木柱上一颗碍眼的小铁钉，都被他完完整整地保留下来。

对物尊重，对人同样尊重。“己已巳的工地是全镇最快乐的工地。气氛轻松，所有人都很开心，大家一起做活儿，默契度越来越高。冲突矛盾肯定是有的，但我更看重的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而不是经营。有时师傅们的做法哪怕未必合我意，我也觉得有存在的合理性。同样的，工地的师傅们，也从不找我的麻烦，有人受了工伤，基本上都是以最快的速度自己处理好，接着干活，这让我很感动”，田飞说。

这个快乐的工地上，经常歌声此起彼伏。田飞看到有位大姐实在太爱唱歌了，便问她有没有去唱过KTV，大姐摇头，其实田飞自己也很少

去歌厅。他找了个时间，请施工队专门去KTV唱歌，可惜那位大姐不识字，反而唱不出来。有位泥瓦工师傅的活儿做完后，要提前离开工地，和田飞告别时都红了眼圈。

不仅是田飞和施工队之间相处得很愉快，施工队内部的关系也磨合得很好。这支队伍原本由镇上各种匠人临时拼凑起来，但现在他们是喜洲最有名的装修队。因为己已巳装修这一年，彼此默契度很高，也建立了对外地人的信任，所以很好打交道。





• 上图 田飞保存了与这间老宅有关的许多旧物，诸如老房主的日记、作业本，等等。
• 下图 老房主的作业本，记录了近70年前发生在这里的往事。

民宿不仅是客房，更是一个平台

开业两年，己已巳经营状况良好，在各大订房网站上，入住客人普遍反响不错。老院落里，绿植茂盛，蕉竹相映，花木扶疏，瓦顶上飞鸽传情，亭下鱼戏莲叶，小猫顽皮。热爱老房子的人们，为它拍下了大量的照片。“但经营始终不是我最在意的问题。”田飞说，“己已巳表面上是一家民宿，实际又不单纯是民宿，更像是一个平台，融合各种可能性的平台，让停滞的、分离的、僵持的、对立的各种东西流动起来的平台。”

他进一步解释，作为租房的外地人，谁也不想租一个大杂院，作为客栈经营者更是会避免这种状况，因为会有很多隐患，但己已巳确实就是一间大杂院变身而来的。8位房东，个性脾气不同，说不到一块儿，历史矛盾复杂，彼此不信任，对外地人更不信任。曾经有很多人来看过这个院子想租下来，但最终都放弃了。

而己已巳其实起到了一个胶合剂的作用，废弃30多年的院子，被修整好后，非常美丽舒适，甚至有3家房东相继搬回来住。如果换成其他经营者，估计无法容忍这种状况，但同住一屋檐下的田飞，与他们相处融洽，把这当成己已巳的一个小故事，一个可能性的展现。平时老爷爷老奶奶还会和入住的客人介绍老屋的历史，讲讲故事，他觉得挺好。“10年租期并不长，但足够发生很多变化，有很多故事、物件的流转、对人性的观察，记录下来会很有意思。”

被喜洲本地人称为“田老师”的田飞，1996年毕业于四川美术学院设计系。毕业后，在四川航空公司从事设计工作。他一直喜欢旅游，得知2000年国内要开始实行黄金周假期，敏感地觉察到全国范围的旅游大开发要开始了。于是，1999年他干脆辞去工作，开始长途旅行，从江南一带，到安徽，再到湘西、云南，那时大理还根本不是旅游热点。但田飞对大理的气候、人文感觉，以及带有奇幻色彩的云，印象深刻，动心一念，想着以后如果能来这住就好了。

这个愿望直到2013年才实现。期间10多年，他一边做设计公司，一边与太太一起写了6本《寻城记》。写书起因于他在成都偶然找到一座废弃的教堂，很震撼，萌发了做一个熟悉的陌生城市系列，用文字和照片记录老城区的样貌和历史。《寻城记：成都》书稿一出，经朋友推荐，与出版社合作，接着又寻访了重庆、杭州、武汉、广州、南京5座城市。这些省会城市的老城区是最先受到房地产开发冲击的，很多历史建筑被破坏的速度极快。2008年后，田飞就感觉很难拍照片了，老城区

的样貌迅速被改变。到2012年，他觉得《寻城记》系列已无法继续，图片资料几乎已经没有了。所以有很多读者拿着他们的书去自己的城市，却无法对应找到书中的老建筑。“其实很多我们在当时觉得并无使用价值的东西的确会被遗落，但是总有一天当我们想起它的时候，会觉得那是自己的生命的一部分，我们灵魂的某一段时光片段就留在上面，但很多时候这种回寻的结果都是令人怅惘的。”

“近几年国内也开始流行民宿了，当一件事情变得流行时，未必是好事。如果民宿的经营者又把盈利放在第一位，很容易形成恶性循环。那种最流行的外来的设计，完全抛开在地特色，往往三五年后就会落伍，很难经得起时间考验。”田飞希望设计民宿的人，能有更主动的思考。刚来大理时，他就听到大理古城做客栈的朋友说当地人不靠谱，包括房东，包括工人，种种不愉快的经历。当时田飞心里就打了一个问号，他觉得尊重是相互的，外来人以哪种态度进入原住民的生活，往往会得到相同的东西。

己已巳的员工，包括客房、餐厅和咖啡馆，有20个左右，基本没有流动性，相互很默契，认可度很高。田飞几乎没有花心思在管理上，也不管账，对员工绝对信任。“城里人与人之间会有很多的不信任，时刻处于防范状态，在喜洲的生活与城里完全不一样，你越信任，就会越轻松。”他们夫妇平时就住在客栈，太太画画和看书，他处理完各种杂事也就是看看书，整理一些本地手工艺制作的资料，自己做简单的饭菜吃，个人的时间和空间都足够。

一间民宿是否美好，背后的那个人很重要，他的精神状态，所秉持的信念，会慢慢塑造所经营的一切。







- 图1 己已巳院落里，随处可见精心布置的摆件。
- 图2 己已巳的房间结构几乎未动，只是刷成了白色。
- 图3 新与旧的调和，是己已巳最为迷人之处。

建筑师张雷的乡村试验

撰文/戴莹（本刊记者） 供图/张雷联合建筑事务所

一位在国际上屡获大奖的前卫建筑师，一个浙江山清水秀的小山村，二者究竟会碰撞出怎样的火花？对于乡村民宿而言，这样的试验，又是否意味着一个经典的标本呢？



薄雾濡湿了山峦，轻飘飘地，游荡在一团团的翠竹之间。艾秋倚靠在露台的木栅栏上，端着手机一动不动。她在尝试用延时摄影的方法，捕捉山里云雾来去的轨迹。她停下来，手指一滑，那是昨天拍摄的视频——延时摄影加快了云蒸雾集的进程，这幕唯美的画面前，还有自屋檐垂下的稀疏“雨帘”，淅淅沥沥的。

艾秋喜欢在这个半开放式的平台上瞭望，更喜欢这个清清爽爽的民宿——云夕戴家山。作为杭州的青年建筑设计师，她对云夕早有耳闻，不仅仅因为这儿有轻纱一样的云雾，更因为它出自一位赫赫有名的建筑师之手。这位建筑师，名为张雷。

前卫建筑师下乡

张雷的履历，干净、漂亮。毕业于瑞士苏黎世高工建筑系，南京大

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教授。英国ICON杂志全球20位最有未来影响力的青年建筑师，江苏省人民政府首批“设计大师”，第三届“瑞士建筑奖”提名，这是张雷个人的名誉。而他主持的设计项目，所获的奖项更是不胜枚举。尤其是“诗人住宅”“混凝土缝之宅”更是以前卫著称，前者获得了第四届WA中国建筑奖优胜奖，后者则摘得首届香港建筑师学会两岸四地建筑设计大奖的金奖。

按照惯常的情节，国际化的前卫，往往与乡村无甚关联。但，张雷却下乡了。“三年前，我喜欢去皖南、浙江的农村走走，感觉乡土聚落比较有人情味的氛围。那儿的老建筑尽管没有建筑师，却因为跟日常生活关系最紧密而充满了生命力，这恰恰是建筑史中空白的一章。”张雷坐在南京大学的办公室里侃侃而谈，他留着很艺术家的齐肩长发，声音洪亮。

浙江桐庐，是张雷最终驻足的地方。用他的话说，选择这里是“天时地利人和”了。这是一处清幽的所在，从桐庐县城往北，还有漫长的盘山公路。汽车时速30迈，兜兜转转要个把小时才能到当年张雷寻到的地方——莪山畲族乡戴家山村。“我到戴家山的时候，这儿只有38户人家，略显破落。老房子不少，都是老人儿童留守。县里听说我们要在这儿做民宿，都觉得我们疯了。村里的房子无人问津，2000元便能租个二三十年”，张雷说。

不过，这儿也有好处。原来，我国的建设项目都有相应的限制条件和建筑规范。比如，土地性质分为：集体土地和国有出让土地。乡村的老房子一般属于前者，而我国针对集体土地并没有正式的建筑规范，这意味着后续会有诸多隐患。近几年，包括桐庐在内的浙江省各地相继出台了针对民宿的管理政策。张雷相中地方后，只须向县里提交申请，桐庐县便会组织各单位分阶段勘查验收，合格后发放相关证件——有据可依，又有民宿的扶持政策，办事就水到渠成了。

免去了繁琐的手续，对张雷而言，剩下的，便只是一个建筑师的工作了。云夕戴家山的一楼展板上，密密麻麻的，贴满了设计图纸和照片，像一部静态的纪录片——泥墙黑瓦的长条形老房子，二层开着小窗；张雷在坍塌的一个屋角，指着图纸跟工人沟通；老屋二层揭掉了1/3，搭建成一个半封闭的观景平台；竣工的那天，来看热闹的男男女女挤满了这座熟悉又陌生的院子……

“你知道现在戴家山村的房子多少钱吗？早不是当年的价格了。三五十万，可能还租不到好的位置”，张雷道。之后，他话锋一转：“事实上，戴家山村的风景在桐庐乃至浙江都不算出色，甚至可以说很一般。

但我最初就有信心，只要有好的设计，选址倒在其次。而设计好坏，主要看气质了。”说完，他爽朗地大笑。

抑制设计的冲动

气质，在艾秋住在云夕戴家山的几日，她也反复琢磨，张雷赋予这里的究竟是何种气质？记得那天从车上跳下来，视野所及，艾秋只看到了漫山遍野的翠竹。经人指点，她才在翠绿的山坡上发现了一小片黑色，那正是云夕戴家山的屋顶。

顺着平缓的石子路下去，转过弯，迎面是一座四四方方的建筑，外墙由粗粝而整齐的柴火堆砌而成，屋顶有露台，四周环绕着倒立的扫帚。它的左侧，是畲族人的老屋，也是民宿所在。门楣上还雕塑有旧主人的愿望：壮志凌云。由此而入，黑与白的强烈对撞扑面而来——黑色的楼梯、地板；白色的墙壁——谁能想到如此古朴的外壳里，竟然是如此时尚。艾秋想到了一个词：内部现代主义。





• 上图 云夕戴家山的柴火墙，其上是用当地扫帚制作的围栏。
• 下图 隐没在竹海里的云夕戴家山。

而这在张雷看来，却没有那么抽象。当他站到老屋前时，首先想到这是一栋清末民初的老建筑，应该尽量尊重和敬畏其原有的格局，以及遗留下来的东西。他找到当地的施工队，请他们用民间的建造方式修好那些坍塌的屋面和房梁。张雷甚至都没有绘制很详细的图纸，而采用了更为民间的沟通方式，告诉施工队自己究竟要什么效果。

“作为一个建筑师，我站在那里，始终要抑制自己的设计冲动，尽量避免所谓建筑造型的东西。”张雷深知，设计师创造力强，破坏力也很强。他就曾听闻，近年很多建筑设计师去乡村，是为实现自己在城市不能实现的建筑理想，于是乎，一些造型炫酷奇特、设计方法与生成逻辑

数字化的建筑出现在传统村落里，显得格格不入、不伦不类。而张雷要的，恰是摒弃很炫很跳跃的建筑形式，让建筑融进原来的自然环境和地域文化中，寻求一种很舒服、很质朴的观感。

于是，那些柴火墙、扫帚围栏便在这种理念下诞生了。张雷第一次到老屋时，恰值秋日，厨房前堆满了柴火，地坪里晒着黄灿灿的做扫帚的草。这些原本就是与在地环境共存共生的，令张雷很兴奋，当即就买了下来。最终，它们成为了云夕戴家山最特别的门面。竣工后，他又请村子里的人来管理这栋老屋，凸显主人文化的在地性。由于戴家山村几乎都是畲族，浓郁的民族风情便也一直萦绕于此。偶尔，年轻的小管家还会弹起琴、唱起轻快的畲歌。

当然，仅仅是尊重与敬畏传统，显然不够。张雷接下来思考的问题，便是如何让这些老物件符合如今人们的生活诉求和审美习惯。这就意味着，要在新与旧之间，找到一种微妙的平衡。

“要把旧的放在第一位，新的做成背景，这是我的观点。你看这个房子，黑和白都是背景，衬托出原本的木构，就已经非常漂亮了。除此以外，还有一位魔法师：灯光，好的灯光设计，也会点亮最美的部分”，张雷的话一针见血：“抽象一点说，我要做到‘简单的复杂性、熟悉的陌生人’。”

在谈及他设计的桐庐另一处民宿“云夕深澳里”时，张雷的一番剖白更为直接：“现在的景松堂（云夕深澳里旧称）看起来依旧古朴陈旧，似无变化，但这正是我所想要的，我最不希望看到的就是硬拗出来的‘设计感’在此喧叫。作为建筑师，我在这里的作用就是让老房子变得好用，让传统的感觉得以保留。同时在入口处采取最少的当代要素，让老的足够老，而入口新建的房子足够新，在新旧的对话中，体现‘设计感’。我希望，90后的年轻人会喜欢这里。”

为了乡村

身为90后的艾秋，的确很喜欢这里。她在这里流连了数日，在房间里睡觉、发呆，还会去云夕先锋图书馆消磨时光。图书馆，并没有与民宿建在一起，坐落在一里地外的村子中央，被层层叠叠的老房子包围。要找到它并不容易，得靠一个标志物：红色的复古邮筒。看到邮筒，再一抬头，左手边是图书馆，右手边是咖啡馆。

图书馆有两层楼。黑色的屋顶被抬升了约半米，装上了透明的玻璃

窗，从里面看，像是一幅葱绿的山景长卷。长卷以下，满是书墙，其中有一堵墙自上而下大约有五六米，旁边斜斜的倚着一架木梯。更值得称道的是，这栋老屋的骨架被完整地保留并展示在人们面前，像是一位睿智的老者。堂屋位置，还有一处更为大胆的改动，二楼的楼板被揭掉，只剩下整整齐齐的木结构，视线能由此投射至二楼，而楼梯也恰好设计于此。二楼有许多棕褐色的皮质沙发，艾秋喜欢将自己埋在那里面，看木窗之外的风景。窗外有绿树、石板小路，还有袅袅炊烟、鸡鸣犬吠，以及形形色色的人。

无独有偶，在艾秋没有去过的云夕深澳里，张雷也设计了图书馆、咖啡馆。甚至，还引来村里原有沟渠的泉水，在门前设计了一个浅浅的水池，供小孩嬉戏。对于这个有着千余年历史的古村落来说，这算是个大事。孩子可以到图书馆做作业，村民也会聚集到这里来或看书、或聊天——大家有了一个公共的、开放的新空间。

有人曾问张雷，许多民宿都担心房间不够而尽量减少公用面积，为什么他会拿出几乎一半的面积来建造公共建筑？





● 上图 云夕深澳里是在一栋清代老宅景松堂的基础上改建的，设计师张雷于此抑制设计冲动，尽量尊重历史原貌。
● 下图 云夕深澳里内景，原来主人的灶台还被保留着。

张雷的回答，或许能归结为两个字：情怀。如今，乡村的衰落已是普遍现象。人们涌进城市，优势资源集中，进一步加剧了这种状况。张雷下乡，又在乡村营造图书馆、咖啡馆等复合业态，是希望能对村落本身有带动的作用，让村民都愿意来公共空间，让孩子能获得相应的文化资源，继而把村子带活。

“我不怕别人说我商业。有点商业，总比死掉拆掉好吧。我用自己的设计，带活了一些村庄，这就是意义。比如戴家山，如今在杭州乃至全国都小有名气，村民也纷纷回乡，有的还自己开起了民宿。两三年之前，谁知道有戴家山啊。再说深澳里，我记得云夕深澳里图书馆开门那天，整个村里像过年一样，小孩子呼啦呼啦地东奔西跑，90多岁的老太太也跑来看，大家都特别兴奋。其实，我最大的成就感，正在于此”，张雷说。

如今，张雷已经将自己1/4的精力投入到了广袤的乡村中，他为此特意成立了一个“可持续乡土建筑研究中心”。将来，云南、安徽等地都会是他的战场，继续他作为一个设计师的乡土试验。

深澳古村

张雷建造“云夕深澳里”民宿的深澳古村，为清朝古村落，距离杭州市区约1小时车程，本身就很值得探访。这里文物古迹众多，有40余幢清代建筑。内部雕饰华丽，建筑基本为清代中、晚期建造，多为民居，

部分为祠堂、庙庵、戏台和桥梁。深澳古村有省级文物保护单位申屠氏宗祠（含跌界厅），另有文物保护点怀素堂、恭思堂、尚志堂等26处。古建筑与村内的水系一起，构成了独特的风貌。







● 上图 云夕戴家山的先锋图书馆，内里设计前卫，是村里新的公共空间。

● 中图 建筑师张雷正与村里老人攀谈。

● 下图 先锋图书馆的屋顶被整体抬起，灯光点亮后，设计感十足。

拓石岭，发现隐秘之美

撰文/顾小白（本刊记者）



• 从安吉老树林眺望远山。

想纵情山水，心里又惦记着自己工作；想看天高水阔，又怕穷山僻壤处没有咖啡；想找寻乡朴，又担心卫生条件不好——现代人的矫情就这样。但城市节奏让大多数人已经固化了生活模式，成了习惯。说是想要找寻自我，可到了哪儿，首先都是掏出手机，看看有没有通讯信号，生怕离文明世界太远。

“能够抽离片刻，都是好的。”工作疲惫时，常会这样想，但又怕真跑去人迹罕至的地方，会被人遗忘。其实并不是这个世界离不开自己，而是自己离不开这个世界。于是，“不能太远，最好在周末就能够倏然而至”，就成了许多人对旅行目的地的要求。

隐秘之美

车沿着山盘旋而上，高度在不断上攀。这条山道蜿蜒曲折，风景却着实不错，每一处转弯，都能让人在豁然开朗间，看到远处连绵的群山和碧绿生青的竹林，同时又让人忘了其实自己就在山间。这里是安吉，一处安静的浙北小城，李安执导的《卧虎藏龙》将她的美韵烙印在了电影胶片之中。从那之后，时常有人来这里找寻美景。

沿着S14高速公路往北行驶，仅仅一个小时，城市节奏便从杭州的忙碌切换成了安吉的舒缓。许是因为距离的缘故，不少杭州人会来到安吉，度一个周末。这儿，是他们心中理想的精神港湾，适合短暂泊船停留。

顺着潺潺流水，沿山道往上，已到云间雾里，心中忐忑不安时，一处山谷豁然开朗，看路牌，是山川乡的船村，不过前往拓石岭，还得继续上行。真难想象，一家民宿会选择远离热门景区，建在这处几乎不会让人注意到的山上。大多数的民宿都会选择更靠近景区一些，以吸引更多的游客入住。

在公路的一个转弯处，车停了下来，高大的栗子树下是一栋门前绕着云烟的房子，这便是“老树林”了。下了车才发现，自己已是身处半山腰，这里海拔600多米，对面是层层起伏的青山。如果说安吉的众多风景中，龙王山和浦江源头留给人的印象是大山大水，大竹海放眼望去，篁叶飒飒，蔚为壮观，那么“老树林”的景致，感觉就是精巧。这儿犹如一处秘境，名气不大，但别有洞天。

打造“老树林”的人名叫何斌，湖州人。在外求学工作多年的他是在与朋友计划度假去处时，萌生了做民宿的念头。和大多数做民宿的人类似，何斌最初的念想也就是在青山绿水间有属于自己的一栋房子，住在里面安静地和大自然近距离交流。清晨醒来时，看窗外雾气弥漫，满山翠竹挂着水滴，晚上在群山的拥抱下做一个只属于自己的梦。

何斌并不是一个只会空谈的人，多年的职场生涯让他行动很果断。此时，隔壁的德清县，民宿已经发展了起来，莫干山中的“洋家乐”吸引了不少人前去入住。为了试水，何斌在德清的三九坞建造了“老树林别墅”，这是他民宿之路的开始。2012年，通过莫干山顶的“老树林别墅”攒足经验的何斌在安吉建造了新的“老树林”，只不过是在少有人至之处。

绕着“老树林”走一圈，能够看出主人的用心：静静流淌的小水渠将从高山上流下的活水引了下来，流经从旧货市场淘来的石马槽，汇入山腰处的游泳池里，这条水渠两旁矗立的是两栋风格截然不同的小楼。从高处往下俯瞰，汇满了山泉水的游泳池碧水荡漾，就像是一块翠玉嵌在山坡上，面向云雾袅袅的大山。

这里很是隐秘，每一个试图放下烦恼、短暂休憩的人儿都能够于此收获一分安静，没有景区的嘈杂，没有人来人往的烦躁，只有云山雾海、满眼碧绿，以及一池山泉水。

返璞归真

小时候的梦想，以及后来养成的审美情趣会伴人一生。自幼在江浙长大的何斌，身上的那分儒雅自然会或多或少地影响到“老树林”。从外部看，几栋别墅各具特色，北欧范儿、地中海风情，以及日式简约，丰富但又并不突兀。将老旧的农宅改造成这样，若没有情怀和理想，仅是依靠土木施工，怕是很难达到。毕竟大到外墙颜色选用，小到窗棂、花架等细节，处处可见何斌的用心。

走进一栋，这才发现这些营造自身风格的别墅，其实在尽力地融入当地的环境；别墅的装饰并不繁美，甚至可以说是简单，但江南的味道满溢其间；柔和、文雅又带着几许清高，这本是江浙大户人家的民宅风格。客厅很大，从书架上随手抽本书，蜷在临窗的沙发中，静静翻阅，直到倦意袭来、浅浅睡去，任时间流淌逝去。

二号楼的270度全景玻璃房最引人注意，这其实是个观景餐厅。一侧角落，穿透屋顶而出的大梨树很吸引人。当初何斌在建造房子时，觉得这树砍掉太可惜了，于是给树做了个玻璃罩，效果出奇地好，不仅房子的完整性得到保证，树还融入到房子中，成了餐厅的一部分，从而让这个玻璃房多了一道风景。到了夜间，当这个玻璃长方体灯火通明地伫立在山间时，远远地便能够看到其中的大梨树，让人顿觉美妙。

走下观景餐厅，门前的空地是一片草地，数米开外就是一整片铺了木板的休息区，那里摆着一张木桌，几张藤编小椅散置在周围。坐下来，呼吸着山里的空气，看远处半掩在云雾中的层叠青山，恍如置身云端之上。绕到楼后，沿着一条小径往前走不了几步，又是一处喜欢独处的人常来之地。这其实是一个30平方米的户外露台，一张躺椅加上几把椅子构成的空间被大树的绿荫掩盖在其中，私密又不会让人感到压抑。

金秋，一些高大的树木叶子已是泛黄，在午后的阳光下迷离出金色，满山蓬松的绿意随着山风起伏，带走了山道上的杂音、车的呼啸、犬的吠声、人的交谈，只把静谧优雅、闲适随意留下。在这个深藏在深山里的别墅群中，挑一间住下，捧一杯新茶，远眺青山，听楼畔溪水潺潺，会发现，也许自己的内心所需要的就是这种由原始的夯土建筑、山间的清新，还有那纯净的山泉所构成的一种返璞归真吧。

猜你喜欢


WORLD HERIITAGE GEOGRAPHY
世界遗产地理
邂逅時光
独自出发
EXPLORE THE WORLD
TRAVEL ALONE
SOLITAIRE

点击阅读

民宿、乡村建设与田埂的高度

撰文/袁艺文 摄影/咖啡知己 张建平 徐莉莉

将古建筑改造为民宿，并加以保护的理想，与一群艺术家发起让知识分子回到农村互助系统的碧山计划，不谋而合。这个近乎知识分子乌托邦实验的构想，曾引发人们关于乡村建设的反思。



• 老油厂的泥墙。猪栏"三吧"原是碧山人民公社的综合油厂，占地十几亩，有近20间客房。解放后，老油厂经历过多次改造，是多种建筑风格的融合。

2004年3月初的一天早晨，妻子寒玉醒来后对郑小光说："我梦见你家乡的桃花开了。"郑小光眼放光芒，惊讶地说："我也梦见桃花了。"

两人梦里开桃花的地方便是安徽黟县。寒玉曾在读大学时去安徽黟县写生，记住了这里的美景，而郑小光祖籍便在安徽黄山。郑小光是一位小有名气的诗人，而寒玉先后做过美编、摄影师和外贸小生意，两人一直为都市生活所累，常被复杂的人际关系和繁杂的应酬弄得烦恼不已，郑小光笑言自己患上了"都市恐惧症"。

因这梦，也因内心的烦恼，几经辗转，同样厌弃都市生活的两人，从上海回到梦里桃花盛开的地方，先后在西递和碧山，买下3栋徽派老宅，改造成名为"猪栏酒吧"的民宿。随后，寒玉中学时的同窗欧文和一批批艺术家也来到这里，发起"碧山共同体"计划，掀起"文艺乡建利与弊"的讨论，成为中国城乡互动的一个缩影。

“猪栏”里的理想

碧山村，坐落在安徽黟县盆地的西北一隅。建于清乾隆年间的云门塔，傲立在村头的田中，标志着这里是一个古村。

碧山村跟其他徽州农村一样，有大量的人文历史资源。它的历史可追溯到公元592年，即隋开皇十二年。村内有宋代私家园林“培筠园”遗址，明代私塾“耕读园”，清代古建“云门塔”，保存完好的明清时期古民居和祠堂尚有100多座。历史建筑虽在“文革”中遭到严重破坏，但清代以前的老民居，直到现在仍有三四百栋之多。可惜的是，村民们并没有认识到老宅的价值。

2004年，来到安徽黟县的郑小光和寒玉，正赶上西递有一座近400年历史的老宅出售，两人立刻花了15万元买下。两年后又在碧山村买了两栋更大的清代老宅。

这买来的宅子作什么用呢？夫妇俩想，这里分明是个破落的猪圈，就叫“猪栏酒吧”好了。说是“酒吧”，其实是民宿。猪栏酒吧又分为一吧、二吧、三吧。第一家猪栏酒吧就是西递那间，称为一吧。

“猪栏”至今还保留着老式徽派建筑的气派。堂屋里的八仙桌、两边放着太师椅，翘头几上摆放着花瓶。每层楼的书房、卧室以及每一个客房都各具特色，既留存着古意，又加入现代元素，满足当代人的生活需求。这样对古建筑的改造，让老宅焕发生命力，使古建筑活了过来。

猪栏“一吧”门前还贴过一幅有趣的对联：“日理家务夜读书，少生孩子多养猪”。郑小光和寒玉骨子里都是文人，从都市繁杂里抽身出来，投入“种瓜种豆种玉米，种云种诗种蓝天”的生活——对他们来说，这是一分理想。

猪栏“二吧”是夫妻两人花两年时间精心改造而成。宅子自带一个花园，占地两亩，总共却只有9间客房。而猪栏“三吧”，原是碧山人民公社的综合油厂，占地十几亩，有近20间客房。“三吧”在小溪边，环境十分优美。和前两家主打徽州古宅文化的分店不同，猪栏三吧是真正回归到田园牧歌式的生活。寒玉一来到这里就有很大的灵感，在设计上有了更大的发挥空间。

老油厂解放后不同时期有不同的用途，因此经历过多次改造，是多种建筑风格的融合。寒玉说：“我们的设计，确定以1970年代为主体风

格。我去上海很多次，就是为了淘旧家具，那些七八十年代的桌椅板凳沙发，拿回来重新整修；沙发就是那个时代招待所、会议室用的，我重新蒙了布。这些旧货整车整车地拉过来，村里人看傻眼了，在他们眼里是垃圾，对我们来说，是不给世界留垃圾。”

三吧的观感极佳：吉他、折扇、石凳、油灯、收音机、石磨盘、民国油画、老式榨油机，大厅里还有“人民公社好”的标语。书房、阳台、卧室更是别具风味，蓝色土布的床单、白色土布的灯罩、阳台上杀猪用的案条、用来挡雨的超大斗笠，主人寒玉还别致地在每个房间都摆上插花。“一是提倡环保，二是这些老东西是去了火气的，和它们相处，内心会很平静。”

古徽派建筑坐落于山水间，显著特点是讲究自然情趣和山水灵气，房屋布局重视和环境的协调，“自然之宅”，也是改造“猪栏”的一个追求。三吧的改造在保持建筑原貌的前提下，新建部分与原有建筑保持了某种协调统一，它甚至有种“灰头土脸”的低调，但远远看去，老油厂隐没在绿植中，十分妥帖、一点也不突兀。

寒玉觉得三吧回归了真正的皖南农村。“之前也请过设计师，但我们不满意。最后我们决定自己来设计，原则是改建后的房屋不能高过前面的大树……我们在这里，都是过客，不能打扰乡村的宁静，这是我们的理念。”

古宅改造最难的是什么？“最难的是对老房子的理解，它们是有灵魂的，要去了解它，读懂它。”寒玉说，“我只是希望找一个身心灵能得到安宁的地方，刚开始来，是对乡村生活的向往，放下一切就来了，只是有一分理想。”

“碧山”中的期望

同样心怀理想来到碧山的，还有欧宁和左靖。2007年10月，艺术策展人、诗人左靖陪中学时代的诗友欧宁到安徽游玩，从合肥、旌德(左靖的家乡)、绩溪，一直到他们共同的朋友郑小光、寒玉夫妇所在的黟县。

经过改造后的“猪栏”惊艳了左靖和欧宁。其实早在2001年，左靖就曾表达了对古屋改造的期望：在他于安徽泾县查济村策划的“重塑社会：2001当代艺术家观念反思活动”展览中，很多人都参与了一件作品的创作：大家把查济溪水的垃圾捞出来,把它们和在水泥里,建成了一堵“百年

不化”的墙。左靖自己的作品名为《为古宅排气》,他将城市里常用的铝合金排气管扭结成某种形状,从老房子的天井延伸出去，以表达让老屋焕发新生的愿望。左靖说：“这（猪栏）其实是对传统文化的一种再生和保护”，他本能地意识到：“这里就应该是我的家园，乡居生活就是我想要的生活。”

受此启发，欧宁在笔记本上展开了对创建知识分子乌托邦实验的构思，“碧山共同体”计划进入准备阶段。“它起自对农业传统的忧虑和对过度城市化的批判，是关于知识分子回归乡村，承接本世纪初以来的乡村建设事业，重新启动农村地区的公共生活的一个构思。通过在农村地区展开共同生活，践行互助精神，减少在城市中盛行的对公共服务的依赖，以各种方式为农村政治、经济和文化奉献才智，重新赋予农村活力，再造农业故乡。”

2011年，左靖在碧山村附近的关麓村买了所老宅，命名为“关麓小筑”；欧宁则花38万元从一个铁匠手中买下了碧山村一幢徽派旧民居，他退掉了在北京租住的房子，定居于此。这个被改建后的大院被命名为“牛院”，英文名叫“Buffalo Institute”，含有建设为一个农村研究中心之意。欧宁还自筹资金在碧山村组织了首届“碧山丰年庆”活动，他邀请各地的艺术家和当地的艺人合作，在村里的祠堂展出，同时播映农村纪录片和剧情片。



• 图1 从外观来看，猪栏酒吧与普通的徽州民宅毫无二致，依旧保留着老式徽派建筑的气派。

• 图2 欧宁（左）、左靖（中）和寒玉在碧山。

● 图3 猪栏酒吧内部加入了现代性元素：宽敞的沙发、明亮大气的灯具和电器。供图/东方IC





在创办者的邀请下，来自世界各地的艺术家、建筑师、乡建专家、作家、导演、设计师、音乐人、乡土文化研究学者来参加他们的碧山计划，一方面展开共同生活的实验，尝试互助和自治的社会实践，同时也着力于对这一地区源远流长的历史遗迹、乡土建筑、聚落文化、民间戏曲和手工艺进行普查和采访，在此基础上邀请当地人一起合作，进行激活和再生的设计，除了传承传统，更希望把工作成果转化为当地的生产力，为农村带来新的复兴机会。

其实，碧山村的文化生活一度很繁荣，在“人民公社”及之后的一段

时期，碧山村有200名妇女会打篮球。如今，种田、养蚕、采茶、种麻的田园生活，祭祀、赶集、唱民谣、演社戏等生活习俗，已在城乡巨变的进程中受到极大冲击。

“碧山计划”也融入知识分子对回归田园的期望。艺术家梁绍基曾在碧山村汪氏支祠举办了一场展览，他在蚕匾上放了两个MP3，一个MP3播放的是他录下来的蚕的声音，另一个则是一个英国艺术家听过蚕的录音后，所作的吉他曲。梁绍基通过作品传达了一种乡土的声音，“对乡土的记忆，会将现在城市的躁动洗掉。这里有生产经验，将它从生产、生活中，从视觉中抽离后，它更加空，会赋予你一种想象。很多人听到了，会有共鸣，会喜欢乡土，发现有那么多的玄妙，让人焕发出一种生机。”

在这些艺术家看来，乡村文化建设与现代感并不违和，正如猪栏酒吧、牛院和关麓小筑一样，除保留大量的徽派建筑特色，保留古朴雅致的底蕴外，其他都被加入现代性元素：一方面，身为安徽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副教授的左靖，带着志愿者深入黟县农村，用文字、照片、纪录片的形式记录那些即将消逝的手工艺以及手工艺者的生存困境；他们还曾使用祠堂举办婚礼，先从典籍上考证婚礼的细节，然后重新把整个礼仪演一遍作为示范，“想通过这种示范作用来恢复农村社会公共生活中的‘礼’”；另一方面，有NGO经验的人被定期请到村里，教农民用淘宝；他们还请来台湾设计师与当地人共同设计完成竹编灯笼状的路灯,点亮曾经没有路灯的碧山村的夜晚……

“变革”难题

在那几年中，碧山计划也遇到难处。

第一届“碧山丰年庆”之后，因为反响不错，本来要举办的第二届活动在筹备期间就被迫取消。除了当时县里发生的一起非正常死亡案，更重要的原因是，欧宁策划的影展，打破了以往只展示唯美风光照的传统，在展览中加入批判性元素，引发了“来自上面的压力”。

对于村民来说，轰轰烈烈的“碧山丰年庆”活动，很多人来了又走，碧山村似乎恢复了原来的沉寂，他们无从理解而只能等待观望。

那几年，左靖和欧宁每年春节都会把在碧山村长大的、外出学习或工作的年轻人召集起来，鼓励他们在碧山创业。他们也试着联系旅外的徽州人，把所做的工作以简报的方式或者用其他的形式告知他们，让他们知道家乡发生的变化，吸引他们来反哺自己的乡村。

但对此，碧山共同体计划的主要参与者、复旦大学新闻学院广播电视系主任吕新雨说：“传统的中国城乡一直是互相哺育的关系，城市是建立在小农基础上的手工业商品的集散地，拥有市场功能或行政功能。江南的城市发达靠的都是市场，是建立在小农生产方式基础上的农产品和手工业产品的市场，像粮食、丝绸、瓷器，等等。如果这些市场没有了，城市也就败落了。”但今天的城市和乡村发展存在着极大的落差，“‘城乡互哺’局限于通过民工潮，用城里打工赚来的钱救济性地返回乡村，不能形成真正的有机生长。民工潮本身是乡村失血的表现，村里只剩下老人和孩子，社会结构正在崩解。即便愿意从城市回乡的年轻人，在家乡找不到工作，也迫使他们再度背井离乡。”

2014年7月，哈佛大学社会学博士周韵在考察完碧山后，质疑碧山计划项目中过多注入城市知识分子的精英特色和审美趣味，当地老百姓却极少享有乡村建设的成就。由此，一场有关乡村建设的知识界内部争论从网络中逐步发酵，碧山计划重新回到人们的视野。而后，由于政策、资金短缺等问题导致碧山发展的脚步放缓。随后，左靖和欧宁都离开碧山，在《碧山》和《黟县百工》之后，创刊了杂志书《百工》。



• 上图 碧山丰年祭，来自台湾的客家音乐人林生祥（左）、钟永峰在老油厂表演。
• 下图 在碧山村元代的祠堂里，北大哲学博士方旭东受邀，组织起村里的孩子，一句一句教他们读经。



当初引发碧山计划的猪栏酒吧，名气已经不限于国内，它被写入Lonely Planet的中国旅游指南，法国女星朱丽叶·比诺什下榻，林生祥在此开唱……猪栏酒吧也成为碧山当地的文化地标，被美国《纽约时报》、法国《费加罗》杂志、Discovery频道、韩国TBS电视台等媒体采访报导，也因此常有国外游客慕名而来。

“很多风投慕名而来，希望我们能快速复制、快速上市，但我觉得，个性化的东西如果快速复制就少了很多味道，快速复制就会变成一种商业模式，类似如家、汉庭酒店的那种商业模式……但上市要准备很多资料，要和很多人打交道，背离了我们的初衷”，郑小光说。

但郑小光、寒玉夫妇也并不建议大家照搬他们的方式，放弃一切来乡村过这种闲云野鹤般的生活。他们觉得，城市里的生活也挺好，没必要都到农村去，照自己内心的想法做就行。只有在相对成熟的阶段，在财务自由以后，再去实现自己内心的梦想。

郑小光曾在一段诗意的文字中述说了他与妻子的这分理想：

一个相对比较单纯的碧山村，对于他们来说是那么的重要，不是“景区”，没有过度开发的旅游，没有拥挤的游客，没有假古董……但有着自然壮大起来的“朝圣”的人流——朝向自然、朝向乡村、朝向一个并不完美的乌托邦。

猪栏酒吧和碧山计划试图飞到的高度，就是田埂的高度。





• 上图 猪栏酒吧内部一角，光影交错。供图/东方IC

• 下图 坐落在文物保护建筑老祠堂里的碧山书局，依然保留着。供图/东方IC

回到初心，

设计师与建筑师的浪游之家

撰文、摄影/潘雅君

旅行住民宿，是非日常体验，也是乐趣。无论是以现代语言翻新旧屋的老宾馆，充满梦想改造的DIY旅人之家，或从无到有自地自建的特色民宅，在台湾，这些都令人充满期待。



• 窄巷内废弃的红砖屋改造的台湾民宿。供图 / 全景图片

小南天——旧城宾馆换新妆

在一个大都市里，找不到路固然讨厌，

但你若想迷失在城市里，就像迷失在森林里一样，

则需要练习。

——本雅明

第一次来台南，别急着卸下背包，先在这个有400余年历史的老城转转。除了找闻名遐迩的府城小吃，更要练习放松心情，钻进蜿蜒错综的巷弄，体会柳暗花明又一村的喜悦。而位于三叉路口的“小南天生活轻旅”是间旧宾馆改装的旅店，偎依着有200多岁的榄仁树陪伴的百年老厝。窄巷内，有传统美发院、国术馆、木炭行、两座庙宇、废弃的红砖屋、日式街屋，是个走读台南巷弄美学的好起点。

“小南天”和台南其他改建的民宿相同，也有属于自己的故事。这里地处闹市区、靠近车站，距离赤崁楼、武庙、孔庙等古迹区皆十分方便。40多年来，是过往商贩的临时办公室、离乡背井人的家。但在都市开发压力下，城市风貌快速改变，几经易主，从日租型旅社惨跌成破落的廉价宾馆，还乏人问津。直到刘国沧出现，才有如今白净时尚的模样。刘国沧擅长将建筑设计的创意与在地文化联结，以现代方式展现老房子的魅力。他还曾设计有“台南三宝”昵称的安平树屋、蓝晒图、佳佳西市场旅店，是近10年来的新锐设计师。

老屋不只翻新建筑物，也要重建记忆与确立主题。明永历二十年(公元1666年)，宁靖王朱术桂由王爷府(现大天后宫) 散步至此看到古溪——德庆溪。这也是郑成功军队成功登台的重要河川。流水淙淙，山峰秀丽，可比拟于南天胜地。于是，宁靖王亲自手书“小南天”。后经历代重建，据传御匾已遗失，现为擅“竹叶体”的清台南才子林朝英墨宝。庙里古物甚多，如墙壁上的“地瓜崎福德灵感签诗”诗匾。

沧海桑田，这里已成河川地形切割出的坡地，所以唤“崎”，表示比外面的街道高。加上曲折巷弄，来小南天须先寻得入口，才能在新旧更迭之间，欣赏台南的人文深度。爱好传统历史文化，从“小南天福德正神”的牌楼进来， 看看少有的黑面土地公和文物。若喜欢建筑设计，要仔细找到中间窄巷，小巧可爱的招牌代表台湾文创旅店新风格，引你进入白墙木窗内探访。想上演一场游子到繁华都市奋斗的电影，那就自百货商业区过来，错综复杂、高高低低的天线会带你进入时空隧道。

为了令人一进旅店就感受到女性主题与实验性建材工法，使用原木、无毒材料及断热悬膜玻璃是根本。门口是整片无缝自然风的白色水泥地坪。墙壁在柔柔的灯光下隐隐透着晶亮，原来室内涂料用的是台湾知名的硅藻土。房间不大，设计见巧思，用邻居木炭行生产的炭笔绘制

的壁画、顶楼洗衣与户外休憩区、瑜伽室等，皆秉持着新旧并陈，衬托出老屋应有的朴素天然面貌。

静巷里的二十七号与法采时光

嘿，我晦涩的另一面





• 上图 小南天房间里最初设计时用了炭笔绘制的壁画。供图 / 全景图片
• 下图 台南窄巷内具有文艺气息的咖啡馆。供图 / 全景图片

像个熟悉的老朋友

因为那个异象不经意地掠过

在我沉睡中的脑中偷偷播下种籽

而这个挥之不去的异象

在静默中回荡着

——保罗·赛门

11年前，赖冠羽的父亲在花莲市区买了一栋倒闭的“10元商店”，这是间铺着廉价塑料地板的“法拍屋”，破旧的模样令人联想不到这曾是中华路上第一栋水泥建筑。40多年前，3层半楼可是花莲市最高的楼房，当时的屋主叱咤黑白两道，盖栋豪宅做“起家厝”（台语：发迹处）。

在找不到设计及考虑预算之后，他只好卷起袖子自己来整修“法采时光”。为了省钱，中文系毕业的妹妹学过电工，帮他负责重走电路……自此离开繁华台北来到陌生东部的赖氏家族，成了现代乡镇传奇，有些人不理解，甚至直言不讳地评道：“一家空空（傻子）”。

赖冠羽如今定居花莲，从种有机水果、开咖啡厅、2家民宿、串联在地小农办市集，到自己整修设计老宅、帮人规划民宿空间，还出了本书：《筑家自习本》（《家装者的自我修养》清华大学出版社）。

他在吧台后，低头专注地手冲咖啡，细长的水柱缓缓流进滤纸里，卷起小小的漩涡，空气中飘散起浓郁的香味。台上摆着雅致的玫瑰石，壁上挂着好几个丹麦手绘纪念盘，处处可见来自世界各地的摆饰。转角、矮柜、采光窗台上，有小羊、铜鹿、荷兰瓷鞋、大力士公仔……大书架上摆满各类书籍、CD，涉猎很广。厨房、房间也有整排的书和音乐。

“法采时光”有着所谓的“文青味”，但又多了种特殊的宁静自在氛围，应该是和主人气质的契合感吧。坐在质朴书桌前，听音乐、翻书、写札记，微风轻轻掀起花布窗帘……赖冠羽说：“这些都是我喜欢的。”

他说自己以前不是这样，大量阅读后，成了重度杂学爱好者。连工作伙伴阿仰都受影响，靠着《傅培梅家常菜》启蒙，自制一切有机饮食。“人不在于与众不同，而是在生活里力行学到的事，然后分享给家人、朋友、社群，最终是公共服务”，赖冠羽豪气地说。

除了两人分工打理一切房务，他还致力组织运作营销花东小农、文创、商家、演讲、聚会，每天忙得团团转。大木桌前常开着各种会议。去年，还特别分隔出民宿部分成立卖场“自食其力”，楼下设小艺廊，举

办体验课程。赖冠羽说：“　旅行不只有好风景，还有深刻的文化体验，因为在旅途中遇见好人、分享好事是最可贵的。”

“一个家的迁移，不是一个人决定。”回忆起法采时光设计的最初，他感性地说。为了暂时居住与自己有谋生能力，才设计了“法采时光”：一间住家、咖啡厅、民宿的复合性住宅。当拆开天花板时，他发现水泥磅数很高、地板下藏着磨石子地板、和风庭院、贴着黑色镜面小玻璃的舞厅、恒温恒湿的地下室……它是一所好房子。

老屋迷人之处在于它的历史背景，随着屋里的动线移动，想象不同的主人曾在一样的空间里点滴地注入自己的生活梦想，就令旅人神往。若“它”是“非日常之体验”当然新奇有趣，但要作为旅行休憩的桃花源，或是分享生命的充电所，民宿主人面对改造整修时，该回到自己的初心。

赖冠羽认为：“家是休息的地方，应该在空间里体现这点，而且是永续经营的，生活也是如此。”6年前，法采走上正轨，赖冠羽用人生赚的第一桶金买了第2栋民宿“静巷里的二十七号”。

“静巷里的二十七号”是栋花园住宅，采光通风很好。一楼落地窗、二楼边有角窗、保存尚好的双色斜贴磨石子地老砖、半圆形阳台。最初预备自己住，加上“难以解决的困扰、绞尽脑汁的讨论与解决后，才是最愉快的时刻”是他的人生哲学，因此，这里所用的材料、家具、布置小物、小画，甚至灯具，不是他以便宜价格买的二手货，就是DIY。最后，这里完全实践了几年来蜗居“慢城花莲”的梦想与生活价值：手作、节能、常民美学、分享。个人的“力作”，吸引固定旅人，每年都要来这儿沉淀心情。

去年，他回头再度改建“法采”，拿出自己的收藏和大家分享，花更多时间在公共事务上，重新整理了自己的人生。“一个人一生有项志业是美好的”，赖冠羽如是说着。忽然看到门前雨后的红花玉芙蓉一夜间开满了朵朵小花，他一边解说，一边拿相机拍了起来——连我也入镜了。

树说——吴佩芬为好友打造的平安古堡

两人胜过一人，因为两人工作，酬报优厚：

若一个跌倒了，另一个可扶起自己的同伴。




自然農法
四季檸檬
一斤40元



• 上图 树说“吾宅”外观。供图 / 树说
• 中图 法采时光中售卖的土特产。
• 下图 “静巷里的二十七号”的大书架上摆满各类书籍、CD。

哀哉孤独者！他若跌倒了，没有另一人扶起他来。

——训道篇

吴佩芬是土生土长的台南人，从事室内及商业空间设计超过20年。因为作息颠倒，其中有 7年多的时间，每天在清晨与王姐“交班”，互相问好。她的工作室在王姐第一间民宿“吾宅”楼下，还能透过半雾面玻璃算提着行李上楼的小腿数目，推测今日的住房量。王姐也会晃进来串串门子话家常，有时摸摸她新订制的柚木桌，翻翻布料，聊聊室内设计的潮流，有时只是想说说话。后来两人成为好友，去年一起打造了“树说”，一个是建筑设计，一个是业主。

在吴佩芬眼中，王姐热情亲切，好交四方朋友，很适合经营民宿。学习能力强，很有自己的品位。

“我喜欢清水模的自然感，在外面工作忙碌一天，回家当然希望放松，太多的装潢反而让人有压力。不过，吾宅盖了3年，我花很多时间和建筑师沟通，才找出平衡点”，王姐回忆说。她原本在小西门卖羊肉汤，东西新鲜好吃，生意自然兴隆，每天忙到七荤八素，因此拖垮了健康，也没了平安。为了日后的人生规划与让读相关科系的女儿施展抱负，她开始转行开民宿，并且口碑不错。

王姐告诉吴佩芬：“吾宅已经功成身退，由女儿自住。现在做民宿可以多认识朋友。退休后，树说要成为‘长青住宅’，我要和合得来的亲戚朋友一起住，我动得了就自己住，不想住了就请专人照顾。大家说说笑笑，不必麻烦小孩，年轻人有自己的事要忙。”所以，室内电梯、隔音佳又有浴厕分离的套房、楼中天井绿色庭园、连接公共空间到客房间的流水鱼池等，一应俱全。吴佩芬还特别在挑高到顶楼的天井下，设计了一个大吧台。不管天气如何，都有着提振心情的自然光，有时金黄，有时带着蓝蓝的水光。挑空区与邻房两旁还装上纱窗，清风请进，蚊虫止步，在室内就能感受到四季更替 。

王姐言行节奏很快，富有感染力，动作也利索。或许是曾卖小吃营生，她双手总是不停地擦东擦西。而吴佩芬个性则如原木般温润，她认为每种建材都美，不能只站在设计者的角度。她最喜欢用木材软化刚硬的石材，适意恬静会油然而生。她谦虚地说自己早年只固守设计，都是业主信任，才跨足建筑，终能从室内、建筑案场实务与旅行经验中学习并转化为创作灵感。

朋友相互砥砺，有如铁锉铁，才会磨出刃来。

雷院子——杨志熙用色彩勾勒的田园生活

昼出耘田夜绩麻，村庄儿女各当家。



• 雷院子二楼客厅配色大胆，普普风作品增添了活泼的气氛。

童孙未解供耕织，也傍桑阴学种瓜。

——范成大

今年暑假，位于罗东行健有机村的民宿“雷院子”开始试营运，亲朋好友纷纷抢着报名，除了想入住这对圈内著名的美学美食夫妻档的力作，也想瞧瞧传闻中桃花源是何模样？这个答案，设计师杨志熙最先知道，因为就是他救下这栋停工9年的美丽房子。

杨志熙初见这栋田里的现代房子颇感惊艳。它是座具几何学美感的房子，几何形状与建筑功能完全套在一起。平视雷院子，犹如一块一块斜的积木组成的长方形。空中鸟瞰的话，会发现它其实是由多个锐角三角形排列而成，可见主人对美自有想法。

的确，建筑设计草图是雷医师画的，但为了方便集风对流，并形成

风场，他听从建筑师提议，把这三方面山、开口向东的长形基地，盖成有缺口的形状。但是室内的动线流畅度与空间设计就要克服，因为毕竟是个让旅人休憩的商业空间，怎么样统合大小不一的房间？又如何与外面的绿意结合？

杨志熙说："设计工作者要认识自己的历史地理背景，民族、传统、文化、科仪等风土人情，台湾比较特殊，因此也是优势：更能面对多元化，走出多元化。"想自地自建的理想的房子，无法依山傍水，就自个儿创造。主人想分享他们的耕读生活、有机蔬果、劳动养生、美感经验，作为救火队的设计师，他先要了解雷家的作息、习性与爱好，并且想办法把外面的自然美景引进来。雷院子四周是水道，他做了木栈道连接大门与民宿，再把房子的木平台推出去，延伸视野。院子里是多样性的四季植物，水池里养小鱼与鸭子，边界植上罗汉松。而室内则用颜色整理，主要动线是暖色系，还有芥末黄、蓝紫，等等，用色大胆。

从院门进来，左边是造型吸引眼球的硬件，右边是柔软的大自然。打开室内大门，是玄关蓝紫色的墙和挂在上面颜色缤纷、造型抢眼的抽象画。还没见到主人，倒是先被极宽敞的厨房一隅的白衣娃娃吸引，笑吟吟地坐在荧光绿婴儿椅上，背后铁灰色墙衬着可爱嫩脸，正抓着一片墨绿色的果实津津有味地啃着，清新漂亮的翠绿剖面在肥嫩的小手里格外显眼。沉溺于他瞳仁七彩小湖不能自拔时，一股特殊的生涩味惊醒众爱慕者，原来这位伟大的小人吃的是山苦瓜。外婆——雷大嫂边搬出媲美五星级饭店的甜咸手作点心，边指着旁边金黄南瓜、紫茄子、绿丝瓜、白玉米等各色蔬果说："都是他外公种的。"

正当大伙遍寻不着雷医师时，只见餐厅外有个裹着雨衣、足蹬雨鞋的农夫辛勤地弯腰除草，在一畦一畦的菜园里劳动着。他每天从医院下班后，一定要先照顾菜园才会吃晚饭休息，生活十分规律。现在孙儿李大宝来过暑假，多了一件事，喂他吃自己种的有机蔬果和在田园散步。

雷院子的管家娘是雷大嫂，她说自己适合做民宿，因为不怕忙、吵、乱、脏。其实最厉害的是她大方分享美好事物的心意，加上强大的厨艺与艺术细胞。她为每一面色彩独特的墙挂上画作：女儿幼时的蜡笔画、儿子收藏的普普风画片，乃至于画家好友李戊昆的抽象画。书架、脚凳、橱柜则摆放日常的小物件：老唱机、小玩偶，或是一盆白兰、一盘红蕃茄。由于她对美的敏锐度，使得雷院子像间艺廊，不过是间亲切舒适的复合式艺廊，因为有美食佳肴。

微凉的9月，杨志熙约了家人来到雷院子，大伙聊天、玩游戏、喝台啤，一起欢乐到深夜。睡得饱饱，第二天被扑鼻的香味唤醒。"哇！传

说中的九宫格早餐摆了满满一长桌，成了99格，酱油豆腐、绿秋葵、玉米笋……”他正想鼓掌叫好时，雷医师已经端了地瓜稀饭与手工杂粮馒头，慢条斯理地吃了起来，原来他已经巡过菜园，准备用过早饭后去看诊了。

杨志熙想，彩色人生不过如此。

我想睡在什么样的床上？

撰文/陈念萱



• 江苏昆山的“香村祁庄”民宿。

客居异乡，最需要的是干净空间与便利的卫浴设施，独特的美感飨宴是额外福利，能偶遇却无法奢求。多年前在伊斯坦布尔太子被软禁之城堡改装的四季酒店，我见识了几千年传承波斯生活文化的浓郁香艳，那是一场色彩撞击，几乎想得到的颜色都装填在同一画面里，却协调得让人如痴如醉。

你其实不会无缘无故跑去睡陌生人的床，虽然你始终漫无目标地四处漫游。目的地，总有一件吸引人的故事，发生着。

譬如，朋友退休去搞农场，有人辞职去海边盖民宿，依山傍海景色无限，或者有人在乡间自己动手整治私人博物馆，有小院有展览画室，烧窑还有几间客房；也有更豪迈的，干脆直接在流连忘返的旅居地，盖起一座旅馆，且陆续增加马场、农场与果园，越搞越大。好奇心，是你持续舟车劳顿的动力，千里迢迢赴一场盛宴。

你跑去蹭几天吃喝玩乐，总能遇上无业游民拿着自制乐器，或捎来几件刚完成的作品，一群四面八方或熟或陌生的间接朋友，开始七嘴八舌，品评着，一件作品或一场演出，该有什么样的出路。

是的，这就是早期民宿的样子——没有样子。基本上，纯粹以当家

作主之人的个别风格取胜，越有创作个性的人，越容易吸引注目；即便身在荒山野岭，也能招唤遥远的访客。这种时候，你不会挑剔居住质量。人，还是主要磁场。一群有趣的人愿意聚集在一起，需要主人自己散发的魅力。

在外旅行30年，一半以上时间都在朋友家打尖，我很少自己单独上旅馆，除非跟亲友结伴旅行。住家，有种独特的温馨，外加厨房与客厅的公共空间，比较不容易有半夜醒来身在异乡的恐慌。

慢慢地，20世纪后，生活无虞的人增加了，旅游变成必须的生活项目，就像古典音乐从贵族式的室内乐发展成交响乐乃至街头表演，越来越亲民，从国际大城市到特色古镇，都布满了各阶层的游客。穷乡僻壤的山城海村，开始勾引原住民年轻人回归，很快恢复了生活美学的本能，开始打造拥有区域特色的民宿，引来真正的观光游客，死气沉沉的颓败村庄又活了过来。

选择什么样的居住环境，仍然跟“人”有关，毕竟，你不会始终自己一人过活。人与人之间的互相依存，比想象中还要紧密。我睡过纽约朋友家的沙发，也蹭过巴黎艺术村的睡袋，因为那里有更诱惑人的活动。你忘了需要在意的床与私密卫浴设备，即便有免费的豪华酒店邀约，我相信，是你也不换床。有意思的人，让你忘记了所有必要的便利。

我记得那年去戛纳影展买片，返程经过巴黎，事先请朋友帮忙订修道院经营的民宿。参观古老教堂或寺庙，一直是我多年录制纪录片的目标，居住其间，才可能近距离观察里面活生生的样貌。到了巴黎，接机的朋友却忙着到处打电话借睡袋，我才发现被骗了。

随遇而安，是我多年旅行的最佳训练。后来发现，朋友是对的，挤在小公寓里，才能善用彼此难得相处的时间，若非要一张舒服的床，不如回家，何必旅行？

然而，若让你挑腰包去“旅游”，再三挑剔是必然的结果。

什么样的价钱配合什么样的品质，就像故友曹又方检视餐馆的标准，我付得起也愿意掏钱袋，而你就算不能物超所值，也至少不能让人懊恼。这是我参观无数酒店与民宿后的心得。多年养成的好奇惯性，就算不住也要参观，奢华的与阳春白雪的，一律看个够，看床看摆设更要看卫浴设备。尤其是厕所，一秒钟，让人看到设计师的诚意与体贴。

前段时间，我在上海与苏州之间的昆山游逛，走过周庄、千灯、锦溪、巴城等古镇，又转进淀山湖对岸的朱家角古镇。在周庄附近，看见

祁庄系列自驾游住房，几座改装成民宿的农舍让人惊艳。它们兼具当地元素的设计感与私密空间使用的舒适，即便是没有任何因素，也会让人很想为住而住地住进去。

细问之下，才知道这几座民宿的装置，从沙发、桌椅、板凳到书架与厨房用具，件件精心创制，匠心独具却浑然天成，让人以为是附近拣拾而来的居家用品，不得不佩服年轻设计师的专业素养。

到了朱家角古镇入口的品臻园安麓酒店，又是另一番让人大开眼界的景观。从停车场、大堂接待室、餐厅、SPA与室内外泳池等公共空间，远比实际住房多出几倍占地。同行的建筑商朋友叹息：“任何一个商人都不会做这种吃力不讨好的事。经营成本太高，就算天天满房，也很难回本。”而我只给了一句评价：“百年基业！”这是一座值得保存的物业，从珍贵的雕梁、花窗到地面石砖等古董建筑原材料，以及主人擅长的绿色景观庭园，完全开创了无法复制的百年酒店规模。

融合古建筑与现代便利住房配备，最大的难题，是舍得。一个是空间上的舍得，一个是非营利目的的舍得。在设计上，舍得让出充分的空间，赋予古建筑材料“深呼吸”挥洒的地盘，予人视觉上的浸润，自然而然逡巡其间，而饱满地吸收到古老工匠的细致；在居住环境使用上，舍得留出许多无法赢利的巨大空间，更清楚地看见古老的贵气逼人。

我很佩服这样的坚持，从收藏到妙用，真心不容易。用上两天的时间，慢慢地在每个角落拍照时，难免不经意地悸动，尤其是大堂挑高回廊里，另有完全不营业的公共书房，提供访客自在休憩。那整排的古董级闺秀窗槛，壮观而舒展，既能远观又能细瞧，不得不叹服明朝居家工艺的精湛，以及有心人的长期养护。

刚从香格里拉参与精品山居旅游回来的朋友，对于现代自驾游民宿的服务周到赞不绝口，从接送、三餐到沿途景观的导览，当地人将心比心无微不至地照顾，让人对长途跋涉又增了几许勇气。

年纪渐长，越来越在乎夜晚睡在什么样的床上。我深信，特色民宿将如雨后春笋般纷纷出现，对于好奇心巨大的游客来说，真是万金不换的好消息。

猜你喜欢



WORLD HERIITAGE GEOGRAPHY
世界遗产地理
邂逅時光
长情陪伴
EXPLORE THE WORLD
PERFECT COMPANION
世界遗产地理

点击阅读